三國志辨誤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三國志辨誤三卷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詳時代蘇州府志載陳景雲字少章吳江縣學生長洲人少從何焯遊博通經史淹貫羣籍長於考訂凡譌謬處能剖析毫芒所著書凡九種其四為三國志校誤似即此書然考義門讀書記中有何焯所校三國志三卷其魏志楊阜傳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褎袖一條稱褎袖古今字少章疑下一字衍檢宋書五行志果然云云此書不載此條則又似非景雲作疑不能明闕所不知可也三國志簡質有法古稱良史而牴牾亦所不免如孫權之攻合肥魏吳二志先後不同當時已為孫盛所議明以來

南北監本傳寫刊刻脫誤尤多是書所辨陳書及裴注之誤凡魏志二十八條蜀志八條吳志二十一條其間於字之譌異者如三少帝紀定陵侯繁繁當作緐少府褒褒當作袤之類於文之倒置者如正元二年八月戊辰不當在辛未後之類於正文與注淆亂者如王肅傳評末附劉寔語本裴注所引之類於原本之闕佚者如徐詳不當附胡綜傳之類竝參校異同各有根據雖所辨僅數十條不能如何焯書校正之詳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評又大抵以前後文互相考證參以後漢書晉書不能如杭世駿書徵據之博而亦不似世駿之蔓引雜說其抉摘精審之處要不減三劉之於西漢書吳縝之

於五代史也

三國志辨誤卷上　四庫全書原本

失名　錢熙祚錫之校

魏志

武帝紀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

本後漢書作丕案後漢書耿秉傳作太醫令吉丕唐章懷太子賢注云丕或作平而魏郎中魚豢所著魏略案隋書經籍志魚豢撰典略八十九卷其記吉令事名已從本殆魏臣自以避文帝諱改陳氏乃仍魏史之舊耳東漢杜操字伯度及魏代避諱易爲杜度至晉人猶因之如衛恒四體書序可證也本舉事之詳見下條裴氏引摯虞決錄注

中案隋書經籍志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其子邈穆之字亦具載焉而獨遂本字殆亦以字易名如杜度之例故不可並書耶摯注當沿魏代舊文猶四體書序也

明帝紀

太和元年冬十二月新城太守孟達反注文帝與孟達書保官空虛初無資任

資當作質魏制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吏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時帝特欲撫慰初附故爲此華言耳

景初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案司馬懿晉武帝泰始元年追尊宣皇帝先于魏咸熙元年以子昭進爵晉王追封宣王帥衆討遼東注何曾表在險當難則權

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

手當從晉書何曾傳作才

三少帝紀

嘉平六年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案司馬師晉武帝泰始元年追尊景皇帝先于魏咸熙元年以弟昭進爵晉王追封景王）以聞皇太后告于宗廟遣芳歸藩於齊

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少府臣褒

繁當作毓此鍾毓也本傳可考褒當作袤時鄭袤爲少府將作大匠渾之從子也其歷官詳見晉史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

乙丑癸未之中不容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誤如甘露二年

五月乙亥諸葛誕反越二日丁丑郎下詔親征是也

秋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併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

戊辰不當繫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景元二年秋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

以戊寅推之是月不當復有甲寅兩寅字定有一誤案晉書文帝本紀致晉公茅土九錫資治通鑑復命司馬昭進爵位並繫甲寅則似誤在戊寅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遣使者以璧幣祀華山

以甲子壬申推之是月不當有壬辰當是壬戌之誤觀下文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二事則知辛卯是二月朔壬辰乃二月二日也

卞皇后傳

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因尚書陳羣之奏而止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

祖母之祖疑衍以疏封之次言之卞后母于文帝為外祖母若祖母則為外曾祖母明帝推恩理應先封太后母不當反舍太后母而獨封太后祖母也況下文有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語其文義尤明乎

董卓傳

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注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董卓作亂孚因出刀刺之卓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城門校尉伍瓊被殺在關東義兵初起卓未西遷之前而荀攸傳載卓徙都後攸與越騎校尉伍瓊等同謀刺卓事垂就而覺則當時自有兩伍瓊謝承所記乃與荀攸同謀刺卓之人故稱孚官悉與志合則孚為瓊之別名無疑也

逕二人名字並同者是猶同時有二劉岱皆字公山也

張魯傳

祖父陵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注典略曰熹平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臣松之謂張修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案見魯傳裴氏蓋據本傳言之後漢書靈帝紀張角張修以中平元年反章懷注修事引漢侍中劉艾紀案隋書經籍志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據後漢書董卓傳劉艾兩見初爲長史後爲侍中其作芳誤與典略之文合劉紀出典略之前不應有誤修衡二人雖同爲五斗米道而衡匿跡深山無阻兵作亂事與反逆之妖賊

自迥異也

荀彧傳

皆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爲揚州韋康爲涼州後敗亡注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

三輔決錄下脫注字案後漢書荀彧傳作嚴象爲揚州注引三輔決錄注之文亦脫注字趙岐三輔決錄序曰其人既亡行乃可書故象沒在中錄故書韋康遇害歿在已久尤不[illegible]及也其爲[illegible]

[illegible]以功封列侯注顗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與賈充共定音律

惲當作煇音當作晉見晉書賈充傳[illegible]傳既定新律加孫賞詔中有荀煇或長子惲于煇爲大父行則煇命名自不應同也

邴原傳

大鴻臚鉅鹿張泰注邈字叔遼官歷二官案本注鉅鹿張貔祖父泰父邈蓋邈爲泰之子

官當作宮歷二宮者謂以朝臣而更爲東宮官屬也語見吳志薛綜傳注案薛綜傳注引王隱晉書言綜之孫兼字令長歷位二宮丞相長史

華歆傳

歆封博平侯子表嗣咸熙中爲尚書注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司空陳泰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之

華表以咸熙中爲尚書則其官散騎侍郎當在文明之世是時陳羣爲司空泰之父也羣以司空錄尚書事凡散騎

奏議無不綜典故悉表之爲人而稱之耳雖諸書亦有稱泰之贈官而稱司空者然當表爲散騎時泰方名微位卑朝士似不假其品藻爲重也泰當作羣案魏志陳羣傳文帝踐阼遷尚書僕射徙尚書令明帝即位爲司空仍錄尚書事又陳泰傳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嘉平初爲雍州刺史後徵爲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吳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東將軍峻退還轉左僕射景元初追贈司空裴松之注引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有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是皆足爲泰當作羣之證

王密當從晉書表傳作王宏宏弼之兄也別見鍾會傳注案晉書華表傳司徒李胤司隷王宏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魏志鍾會傳弱冠與山陽王弼竝知名弼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裴松之注云父業爲尚書郎又引博物記曰業即劉表外孫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業之族叔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預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子宏字正宗司隷校尉弼之兄也竝足證密當作宏

王朗子肅傳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淸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劉寔語當是裴注如譙周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爲云云與此正同肅旣名臣又晉武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辭豈應于評中反摭其短乎況陳評二句辭意已足其下不容更贅他語尤易了也

張旣傳

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注儒初爲鄢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召還爲太僕

驍騎司馬句絕鄢陵北征以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案原本北中郎下脫將字今據本傳增時儒從兄尚爲長史案魏志夏侯尚傳北郡胡叛遣鄢陵侯彰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儒則爲司馬從征也宣王二字有誤爲征南上兼有脫文宣王嘗以驃騎將軍都督荆豫不在四征之列蓋爲征南都督荆豫者卽儒也以下文樊城受圍儒坐遲救召還事觀之義自明矣案魏志任城威王彰傳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明帝紀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三少帝

紀正始二年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退云云竝足證是注所引魏略之有譌脫

杜畿傳

彧謂畿曰宜須大兵

彧當作或畿自西平移守河東雖由荀彧之薦而是時畿在陝津彧留許下不得參預軍謀殆因前有荀彧字而致誤

許褚傳

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

萬疑當作百褚雖驍勇安能手斬萬級恐因百万二字相近致誤耳

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

將軍乃官號非國邑不當言封而上文進牟鄉侯當作進封蓋功下衍字正前所脫也

陳思王植傳

子志嗣徙封濟北王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魏室諸王至正元景元間普增封邑其戶皆累千即如平陽成武二公亦皆踰千戶矣案平陽公名琮見鄧哀王沖傳成武公名範見鄖戴公子整傳思王初封於陳巳有邑三千五百戶至子志嗣爵又累增邑乃并前計之止有九百九十戶必傳寫脫誤也評後注魚豢語通鑑亦引之至于植者下通鑑有豈能興難一句案魏志以陳思王植與任城威王彰同傳傳後總評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裴氏引魚豢所論注之有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于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云云通鑑載是論于黃初元年二月貶植安鄉侯條下以

文義求之此語斷不可删通鑑所記漢末三國事間有採陳志所遺者自范史袁紀晉書外皆不出裴氏所引諸書別無異事足知魚豢王沈諸史案晉司空王沈撰魏書四十八卷見隋書經籍志當纂長編時已多不存故惟以志注為據也然則此注所少四字必非裴氏所芟乃後來刊本脫落耳

和洽傳

子禽嗣禽弟適注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

適當作逌三少帝紀甘露二年帝臨辟雍賦詩侍中和逌等作詩稽留即其人也又晉書和嶠傳亦可考

韓曁傳

進封南鄉亭侯

此與滿寵王淩由亭侯進封南鄉侯同案暨先封宜城亭侯滿寵先封安昌亭侯王淩亦先封宜城亭侯各見本傳亭字衍

田豫傳

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

東疑當作泉泉州縣名屬漁陽郡案後漢書郡國志泉州有鐵魏書地形志幷泉州入雍奴郎今武淸縣

牽招傳

招賜爵關內侯子嘉嗣注嘉子秀文辭尤厲

尤當作亢見晉書牽秀傳案傳云文辭亢厲以譏戚外戚盛名美譽由是而損

郭淮傳

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

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

西川之川當作州晉泰始中中丞傅休奕上疏措置秦隴事請更置一郡於高平因安定西州都尉徙民充之以通北道是其證也

胡質傳

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咸言復與周平注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子部歷二官吏部郎

二官當作二宮此與前張邈宦歷二官之誤同據晉史部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故云爾

杜夔傳

文帝嘗令夔與左願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

是帝意不悅

左顧當作左顒見繁欽與魏文帝牋文選李善呂向注引夔傳並與牋合善又云顒與顛同音由善注觀之夔傳此字本作顒當是後來傳錄者易為顛而作顧者又顛之轉訛也

三國志辨誤卷上終

三國志辨誤卷中

蜀志

劉焉傳

董扶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俱隨焉

會字疑衍太倉令屬大司農趙韙蓋棄此官而與扶皆隨焉入蜀也上云侍中廣漢董扶繼云太倉令巴西趙韙正並舉二人之爵里也

法正傳

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

評後注先主與曹公爭一條案注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云云當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陽平時事當在正傳後裴氏以葛相有孝直若在之歎故引此事爲證見正智術有餘能迴主上之意耳今誤移評後并脫所引書名皆傳錄之失也

費詩傳

往年南征歲末乃還

未及當作末乃據後主傳亮以建興三年三月南征十二月還成都故曰歲末乃還也

譙周傳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傳文當以召不就句止下乃裴氏注案晉書隱逸傳譙秀卒于永和升平間年九十餘當元康七年陳壽卒時秀已及壯何焯謂元彥之去承祚遠者亦未詳考耳惟傳文既有周三子熙賢同云云不當復贅周長子熙句則其爲注文無疑

馬忠傳

進封彭鄉亭侯

忠由亭侯進封鄉侯彭鄉下衍一亭字案本傳先封博陽亭侯則進封不當仍是亭侯與魏志韓暨傳進封南鄉侯之衍亭字同

竇禕傳

封成鄉侯注讒其不意

讒當作攙與魏延傳攙儀未發之攙同

楊戲傳

贊吳子遠注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

此與後贊輔元弼注徙鎭南爲右將軍同兩徙字並當作

從

贊馬承伯注承伯名齊爲太守張飛功曹貢之先主建興中

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

飛參軍之飛字衍張飛卒於建興前時承伯蓋自郡守入

參丞相軍事耳曰復爲者蒙上從事丞相掾言之

三國志辨誤卷中終

三國志辨誤卷下

吳志

孫權傳

赤烏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注胄父札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四年夏四月車騎將軍朱然圍樊注零陵太守殷札

三札字並當作礼張昭傳注作鄭禮顧邵張温趙達傳作殷礼此字有古今之異耳案張昭傳注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顧邵傳曰雲陽殷禮起乎微賤又曰禮零陵太守注云禮字德嗣張温傳曰殷禮者本占候召趙達傳曰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諸禮字今刊本均不作札并不作礼則作札者之因古文禮爲礼礼而訛無疑其張昭傳注之孫紹與孫權傳之丞相孫邵似非兩人紹邵異文亦必有一誤此正如宏玄本一字權傳注中謝

宏屢見而陸遜潘濬傳皆作謝厷是也案謝宏分見孫權傳嘉禾二年末赤烏九年末注中謝厷陳便宜見陸遜傳黃門侍郎謝厷見潘濬傳厷與宏固古今之異然據漢書王莽傳曰德元厷注云厷圜也又云厷古肱字則音義與宏難合爲一

孫亮傳

太元元年冬權寢疾徵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是歲于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

亮之改元既不遵踰年之制則本傳於其踐阼後當即繫新君所改之號而下文之二年方可蒙上言之耳如蜀志後主傳章武三年夏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大赦改元下即書建興元年夏是也閏月上疑脫建興元年四字

二年冬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亮之改元若果以明年不必先記於是歲當作改明年元如孫權黃龍三年會稽言嘉禾生改明年元又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元是也

孫休傳

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

射慈疑謝慈之誤謝慈見孫奮傳觀裴氏注知慈爲時碩儒故休從受學也慈事注奮傳而前無注者是猶留贊先見孫亮傳而贊之事跡皆注在孫峻傳中也射氏系出北地當孫吳之世不聞有并涼舊姓仕於江東者

張昭傳

昭弟子奮領兵爲將軍至平州都督

吳無平州當是半州之誤吳主子建昌侯慮嘗鎭半州又大將甘寧潘璋亦嘗屯此乃中流重地故特置都督如西陵濡須之比也案半州見潘璋傳及甘寧傳注所引韋昭吳書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不著其名晉書作半洲見庾懌褚裒二傳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有晉太康十年分豫章鄱陽廬江等郡之地置江州惠帝分廬江之潯陽武昌之柴桑置潯陽郡自東晉元帝至蕭齊或理半洲隋改潯陽爲湓城縣武德五年復改爲潯陽縣半洲故城在縣西九十里吳孫慮出鎭于此築城云云據吉甫所志合之褚裒除江州刺史鎭半洲即吳志之半州無疑猶潯陽爲漢縣梁沈約宋書魏徵隋書竝沿舊文後乃改書潯

步騭傳

太子登與騭書騭條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衞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勸

隲所條上諸臣皆當時有聲績于荆州者程普之卒在吳主稱尊號前不應亦列其中恐傳錄誤也時呂岱在荆州其名跡亦葛陸之亞隲獨遺之爲不可曉或程普乃呂岱之譌如魏志夏侯惇傳中以雲長爲呂布也案魏志武帝紀建安三年殺呂布而夏侯惇傳擊破呂布軍于摩陂乃在建安二十四年作傳者不應舛訛若此殆是後人因太祖既擊破云云書法未愜人意故爲更易然亦卒爾太甚

陳武子表傳

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

徙當作從中庶子乃表初除之官非遷改也此與張休從中庶子轉右弼都尉同

嘉禾三年以表領新安都尉

安當作都是時新都猶未改新安又諸葛瑾傳註引吳書亦云新都都尉陳表尤明證也案孫權立新都郡晉太康未失國之前撰吳書陳壽作志于晉淚吳之後因避晉諱初改曰新安韋昭在孫晧且改韋昭之名爲曜則郡名從晉自當時史例非誤也若晉書乃唐貞觀時所撰其地理志既云晉平吳改新都爲新安而追述吳主之初置郡五注以新安則自相牴牾矣

凌統傳

從往合肥爲右部督

往當作征

事畢當出會病卒年四十九

統父操以漢建安八年從征黃祖戰没統時年十五及十一年卽預討麻屯之捷後至四十九而卒則吳之赤烏中也統自攝領父兵屢立戰功爲時名將若赤烏中尚在則

從征合肥還二十年間統之宣力戎行多矣何更無功可錄乎𢶀駱統傳淩統死復領其兵在隨陸遜破蜀軍之前然則統之年當在三十左右本傳所云乃傳錄之誤

丁奉傳

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

進封都亭侯之亭當作鄉奉已封亭侯更封鄉侯斯爲進爵耳如陳武是儀進封都鄉侯是也

建衡元年奉攻晉穀陽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

三年下脫一卒字奉卒于建衡三年別見孫皓傳

朱然傳

魏將蒲忠吳質各將數千人注魏志及江表傳

志當作書此謂王沈等所撰之魏書也

諸葛瑾子融步隲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

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

亦本當作亦卒句絕曰亦卒者蒙上瑾隲二人言之據孫

權傳遜先然五年卒

虞翻傳

太末徐陵注陵子平兩婦歸宗敬情過乎厚

兩婦當作兩姊既曰歸宗又曰敬必女兄也

歸葬舊墓注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文當作王謂長沙桓王也

又注處士鄧盧敘

鄧當作鄭否或鄧字之譌朱育舉上虞陳業以下十餘人應郡守之問其人皆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稽無預

駱統傳

封新陽亭侯黃武七年卒

凡列侯之歿其有子嗣爵與否史必詳書之而統與是儀傳獨闕疑有脫文統子名秀爲時顯士見陸遜傳注又孫休傳中有司鹽校尉駱秀卽其人也則統非無後者

鍾離牧傳

子禕嗣代領兵注次子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于

彼

留下衍建字此因上有建平字而復出也留平見孫休傳平以永安六年以平西將軍率衆圍巴東數月乃還則平之經信陵者屢矣

陸凱弟胤傳

轉左虎林

左當作在如王昶從兗州轉在徐州張飛從宜都轉在南郡是也

胡綜傳

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志中凡不立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跡可稱評中皆不

及之綜傳次是儀傳詳事又附綜傳後而陳氏評詳乃與是儀胡綜同目爲孫權時幹與事業者而尤稱詳之數通使命無傳有評疑乖史例且詳通使曹公惟一見孫權傳中如陳氏之評則詳固屢嘗奉使稱旨矣前旣不著其事而後忽出此評更所未喻也觀評中先詳後綜則非附見綜傳者甚明意詳當自有傳在綜傳之前而偶逸之今綜傳後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據江表傳詳嘗以侍中偏將軍爲節度官掌典軍糧亦可略見其幹略餘則無從考證矣

三國志辨誤卷下終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
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
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
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
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
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
楊誼張廸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
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
討李全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
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

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敘次亦乏體要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理宗國史載入北都。各本並作載之二字依元刻本改過此無復可攷故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自識語張刻本在卷目後今依閣本及別本

卷之一

卷之二

理宗

嘉熙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四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六年

淳祐七年　淳祐八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一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元年　寶祐二年

寶祐三年　寶祐四年　寶祐五年　寶祐六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四

祥興本末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二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理宗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　上初即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　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尋除寶學○別本作學士奉朝請　潘壬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合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別本作受不獲已

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牓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眞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

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
訐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
已死贈朝奉郎謚剛簡仍官其子　詔取士先器識　夏貢
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
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
柱石○別本奠安上有而字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
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
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
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寳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
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
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

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別本咎作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別本失上有之字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別本作議於朝廷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霅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

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別本相戒上有而字 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

三言朝廷之上敏鋭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

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德秀又奏○別本作言　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箋夫對御筆擢箋夫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

以讒邇時相謂必有覺聞後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
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亟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揭邁
求見〇別本遣作近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
但唯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
者四從之　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言自漢文短
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
羣臣易月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
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
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
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〇別本是作皆
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卽詔行在職事官俟大祥從吉諸

路儉已降行　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於光黃之間　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謂守也。本俟凡作待選擇將材簡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佐調本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

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師衂洛陽退師保境兵釁遂開始服公先見　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別本作翌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別本所立作所主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　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以偏師下鄭州已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更何待耶○原脫更字依別本補　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趣之

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別本作統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庚辰敏子啟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

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斗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望糧不至遂班師　改湖州爲安吉州

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　親饗給犒軍士　詔增價招糴　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　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　贓吏經赦不許改正　戒飭省闈精考擇

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作新士風

梁成大劾眞德秀降三官初史彌遠欲去魏了翁眞德秀喻意有人敢言眞德秀者卽除察院無人忍言之。別本忍作敢 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坐茶肆中毀眞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眞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招撫者無所不至遂獄取禁

從爲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籍籍目之爲梁成大識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

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　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　春寒上命出米以濟饑民　賑濟畿甸水災　洪咨夔召爲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爲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別本嘗作署）爲怪敢死者在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姦邪故彈去之朝野驚歎咨夔除端明學士兾于位　救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之禁　明堂詔省郊祀費

韃靼兵破關外四川制置鄭損棄三關不守

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爲先　太白經天　雨雹　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　嚴飭和糴官吏　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　湖南江西福建盜起　申嚴舉主舉人才愼舉法　韃靼國兵長驅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陜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孟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謹邊備上然之

己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珌等知貢舉　上親試舉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申嚴斛面之禁　台州水　給楮軍

薪炭錢　申明太學舍法　度正奏節儉事　贓論人經郡
方許到部參注　禁苞苴干請　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
賦不許抑令折納　汀郡寇發陳韡平之晏頭陀名夢彪嘯
聚汀郡境上○別本郡作州殘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別本邑作縣迫南
劍帥府請于朝謂非陳韡莫破此賊時韡丁父憂詔起復知
南劍州韡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
淮西制置曾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韡
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磜諭降蓮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
誅之　諭鄭損防遏海道　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令有司興水利　三月
丁酉雨土　行在會子庫置監官　覈實二廣丁錢　四川

旱命州縣賑恤　減圍田稅　招瀕海漁業人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　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擊敗之　蠲被盜州縣租稅一半　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

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　明堂　上飲宴過度史彌遠臥病故時人譏之曰○原本故作中依別本改陰陽眠燮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錄學術深邃之士○閣本別本邃並作遠惟元刻本與此同不誤原本士作賢依別本改　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統制季先者亦歸朝人為樞密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為諜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既至

全入謁因與客杜耒議延見之禮耒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橫梃庭參全怒殺許國屠其家國被執詈曰杜耒教我乃以囊束耒而生瘞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〇別本作日修城見金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　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羣臣議不許　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　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　追毀趙汝騤出身文字　眞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　飭州縣科糴之弊　秋成

覈實災傷蠲減　蠲紹興被水民戶折麥　都城大火延燎
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玉牒所詔求言籍田令徐清叟
上疏乞爲濟王立後其略曰巴陵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
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於不義服御僭擬死
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
而不赦厥罰爲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慍忍加同氣
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
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府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
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
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　二月

太白經天　廷試定在四月　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
及第出身有差　陰雨出米糶民食　蠲竹木之征三月
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　陳貴誼乞革文弊　國兵與韃靼
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　李日遵
乞詔舉廉去貪　勅盱眙改爲招信軍　韃靼國遣使來議
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
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寧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
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
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
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　李日遵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

置寨松江口防海道　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劵　二廣敷鹽之害　六月金主歸德絶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　趙葵乞經理營田　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産錢飛走之弊　賜史宇之宅之出身　秤提見鏹流通　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冑事甚祕侂冑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爲相十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

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史嵩之爲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　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元旦詔求言舉賢　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韃靼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後主爲亂軍所害　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眞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　優恤兩淮運米人夫　賑恤三京降附　夏除眞德秀吏部尚書　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

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　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眞德秀洪咨夔趙履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　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　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　詔集議和戰攻守　趙汝洌奏黃州六關　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　諸路黥隸人押赴淮襄充軍　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　袁甫奏蠲漳泉興化丁錢　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　詔措置楮幣　秋除眞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魏了翁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　出内帑緡錢兑易　卻歸正蕃臣獻馬　蠲放仁和地稅　冬以趙范爲荆湖制置使鎭襄陽

九月眞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閫代去

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元刻本必命上有天字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別本相作操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贓吏而贓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掊刻停邊關科調此祈天

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意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寬實爲主。原空稅字依元刻本補閣本別本並作賦又言今日事勢猶以醫和扁鵲。原本無醫字鵲字依別本補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

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元祐中廪廪向治○原空下廪字依元刻本別本補惟羣賢自相矛盾○元刻本無惟字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搉以前事爲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慨復名義甚至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　魏了翁奏劄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爲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爲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嬙御便嬖取憐或者視之必曰今乃知爲皇帝之貴也今天下太平及時爲樂也臣以古今禍福觀之則陛下雖曰勢重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

誰歟當事變還來之時可以係天下之重者誰歟詩曰价人
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此
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疆
事天下之存亡係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付
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爲而略不加之意乎其忍以私恩意而
用之私情囑而比之乎今秋防正急鹵莽特甚事關國家○別
本作事有關于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國雖
身膏鈇鉞○別本膏作嘗死無所益是以及今啜啜言之必望聖慈
見之施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兵威所加凶醜讋服則有
之矣今敗於彭城而李全降敗於朐山而胡義降此豈人情
也哉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途

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及督視京湖又曰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文檄星馳就道旣而所請錢物辟置屬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處此進退維谷矧又有難於此者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盧黄賊酋多斃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也○別本棘作急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以千卒張張乎舒蘄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而行或憑鼓而閱警報一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其不及可也○別本可作何眞德秀進大學衍義其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

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迹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凡四十三卷次日後殿聚講上曰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徳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畢上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便合就今日進讀。讀別本讀作講　蒙古國使人入朝

乙未端平二年春以眞德秀知貢舉　天狗星墜淮安軍金棠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及相與觀則化爲碎石其色紅或者以爲兵戈之兆　三月以眞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請息民講武上嘉納之未數日薨謚文忠　安南國進方物　四月上試進士賜

吳叔告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邊臣警備　臣寮奏乞以保蜀爲念　五月唐州守楊佺至襄陽稟議因言本州統制郭勝有異志趙范先置勘院將召郭勝以鞫之會蔣應分司唐州以泄其事郭閉城率衆射死佺於涼籥中且密遣人求北援反報至襄趙范乃命忠衛都統江海領兵號二萬又命隨州守臣全子才節制諸項軍馬攝棗陽軍劉子澄策應趙楷監軍三人皆以西師之敗咸願自奮七月三日北兵至唐州棗林子才子澄聞之而遁十一月北兵至襄陽約六七千人下寨于桓溪山趙范出師戰於上閘口余哲軍敗喪數千人再戰勝之北兵退乃班師　臨安軍民交鬨命俞元庾奏軍無紀律詔鬨卒並依軍制　詔集議楮幣出度牒收兩界會子

節用以秤提楮價　詔行覆試法　陳均進長編綱目
遣使蒙古國
丙申端平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蠲興國軍秤尺牙稅錢
賜安南國王封爵襲衣金帶　駁放豪民出身　楮幣宜
造十八界降黃榜措置會子　賑韶州英德府水賑襄漢水
詔蠲被水州郡稅　明堂行禮之夕大雨震電人以爲變理
非人之咎鄭清之喬行簡並罷相尋有旨留行簡侍經筵冬
再相進平章軍國重事封益國公行簡清直有人望薨于位
十二月韃靼國兵入普州順慶潼州府破成都府掠眉州
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獨夔州一路及瀘果合數州僅存蜀
將曹交聞死〇元刻本交作友　蜀破而淮甸有警　王瓚奏備邊之

計　孟珙任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帥創南陽書院○別本創作建以處襄漢流寓之士竹林書院以處四川流寓之士習射軍中而亦讀書頗能文尤多著述

丁酉嘉熙元年詔趙葵措置邊事　開邊後下詔悔過　詔沿邊帥守議和戰攻守之策　詔安集淮蜀京襄　給犒沿邊將士　詔國子監刊文公通鑑綱目　許應龍除端明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行都大火由巳至酉延燒居民五十三萬家士民上書咸訴濟王寃者侍御史蔣峴史黨獨唱邪說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皆論以漢法自後羣臣無敢言者○別本作再無敢言者　監簿徐鹿

卿面對其略曰臣聞至不可玩者上天之怒心尤不可忽者斯人之疑心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心之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念其羽翼之勞濟晦委重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喪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之致顧乃委曲譁護二年而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震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爕理非人之咎陛下雖能逐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衆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富顯之可也節鉞之華不以待

有功而汲汲及此恩寵先之火亦先之衆心之所以重疑貴親懿戚人頗議其干請之數○干請原譌于親依別本改火越兩河而徑趨之所以愈疑也非獨四疑又有三謗政令出於朝廷是矣然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留中名在白簡間傾貼方面置局以行囑托每有科降椿留供費○別本椿作逗此錢此物歸之誰乎朝廷每一舉措令未至而彼亦知之每一議論計未決而彼亦聞之臣以爲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除授出於公朝是矣然除目未頒已有謂某爲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目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叮嚀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件食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別

本作汲受定策之功潛邸外姻佗豈不可薄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爲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佚樂不足以奪憂勤是矣邊烽警急而增置嬪妃之閤錫宴雖罷而未撤排當之常名稱不正之人得以出入宮掖臣以爲不絶逸豫之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因疑生謗因謗生疑陛下欲回天意則凡羣言之所指不必校曲直不必論是非痛自刻厲而速改之人心悅而天意解矣　十月北兵犯安豐軍知軍杜杲有備北兵至以火炮焚樓櫓隨陷隨補以八都硬軍斫牌杈八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敢拔甲以牛羊十餘重爲之設面簾以障矢公募善射者用小箭專射其目盡中之北兵塡壕爲二十七壩〇別本作二十八壩次分兵

扼壩北兵乘南風縱燎俄風雨雪驟至○別本俄下有而字乃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北兵退池帥呂文德突圍入協力捍禦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道傍見其遺屨長尺有咫訝之或云安豐鬻薪人也遣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暮負鹿虎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偕見趙留之帳前在邊立功遂至顯宦

戊戌嘉熙二年詔三衙及諸軍統制舉堪充將材二人　詔舉通曉兵財人才　春安豐軍捷書至杜杲進三秩授將作監兼淮西安撫尋除知廬州　浙江水災遣使施惠　風雹爲災　赦宥淮蜀　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周坦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時邵澤同廷對有中貴人巡按見邵澤所磨京墨甚

佳擬求之澤與無吝色○別本與下有之字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別本作三月前下同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曰若人用此立說○別本若作士取爲狀元○別本句末有可矣二字邵得其說○別本邵下有澤字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別本中貴下有人字回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此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寘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得周邵於是澤爲榜眼

九月寮罕擁北兵八十萬圍廬州約先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公安者杜杲與客登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北兵日夕用攢砲攻打杲特串樓爲固○別本特作恃北兵築壩幾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燒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

内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追躡數十里北兵遁去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軍伏精銳於要害兵遇伏不能進或曰公何以知其必勝杲曰力守淮河以迂其道也　舉遺逸補錢時吳如愚官　放行混補　命王禁察訪江面○元刻本禁作埜別本面作南　詔犒擺鋪軍較財用司殿最　趙康奏會計州縣財賦　喬行簡奏兵財分委執政　置國用房　申飭鹽課　出祠牒會子給四川軍人生券　因旱賑濟寬減　冬除杜杲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　蒙古國遣使來乃遣使報聘曹豳奏以爲和議不可信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終

理宗

巳亥嘉熙三年詔覈州縣義倉以備賑濟　旱因旱賑䘏寬減　詔蠲民三年零租　詔兩司築堤捍潮　喬行簡用元祐故事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左丞相史嵩之入奏就拜右丞相嵩之獨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三相當國時論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賢相薨于位　陳韡爲建康留守斬殿司崔福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後爲　鈐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追逐總所趙監酒親屬韡委會聽戒諭然終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協力因厚遣之福

遇賊不擊托言葬女而歸更不申聞大閫主帥亦無如之何鞾以爲從本帥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更相倣效遂斬之既而自劾朝廷獎諭赦罪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鞾以私怨殺之　十月虹見　風雹爲灾　杜杲破蔡罕八十萬除權刑部尚書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詔眞舉崇學殖躋道貢　地震　星變于參兜已　白氣亘天　江浙福建旱傷　紹興府薦飢蠲紹興府夏稅　救嚴州荒　都城大荒飢者奪食於路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微利市中殺人以賣曰米哺路無行人北使王檝來先是檝請北朝與本國和好嘗之遣使至草地與檝偕來議歲幣　彭大雅使北　詔賦稅苗米毋得多科

取於民　秤提會子史嵩之以五折二十七界會子五道准十八界一道

辛丑淳祐元年正月朔詔舉文武才　降詔幸學　上幸太學詔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從祀夫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御書白鹿洞規賜諸生　以杜範知貢舉　戒飭殿試選識治敢言之士　四月上試進士賜徐儼夫等及第出身有差　徽州火　詔飭監司嚴禁贓吏　詔高定子修四朝國史　詔別之傑措置戰艦○閣本別本並作劉之傑惟元刻本與此同不誤後倣此　詔補三衙闕額　申明常平義倉○別本句首有詔字　杜範拜右相範性剛介以不阿附時相去位　曹豳奏三闔和戰之義不同○元刻本作議

壬寅淳祐二年賞趙武築夔城　雨雹　詔六曹寺監錢穀並上籍于朝　別之傑入覲言邊事　旌王定葉武子恬退賜趙葵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詔軍功就鄉舉者聽　賑濟紹興處婺水澇　劉漢弼言茶法十八事〇別本八作六　李曾伯乞主守視〇別本視作規　徐榮叟參知政事李公韶與宰相議不合求去榮叟曰韶議論無阿附朝行如此士夫絕少安可去言不聽而榮叟求去　杜杲解義眞圍功進敷學　給諸軍雪寒錢　出米椿令安豐修武備　趙時學奏蜀事

癸卯淳祐三年春詔科舉求有用之學　蠲高郵創收牛租賦稅詔用十八界會折錢　賞王福等築安豐城　申嚴社倉科配之禁　召趙葵欲除右丞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

須讀書人葵知之乃徑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　詔撥軍餉給招信軍　置策應軍屯京口賞何舜臣舟師策應之功　命余玠宣諭蜀　劉晉之言蜀當置閫重慶　彭大雅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爲蜀之根抵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促迫人多怨之大雅微時有富民資以金穀待以飲饌隨其所需略無厭倦一日富民毆死一鄰人大雅奮然以身當之自入詞于官云此事是某願下獄供析富民賴之免適其年大比太守憐其才俾之就試是秋領舉併釋之次年登科官至朝郎出爲四川制置甚有

威名讖者謂其義氣滿胸前程遠大已於此見矣其築重慶也委幕僚爲記不愜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築此爲國西門謁武侯廟自爲祝文曰大國之卿不拜小國之大夫今大雅拜矣非拜公也拜公之八陣圖拜公之出師表也其文老成簡徤如此聞者莫不服之後不幸遭敗而卒蜀人懷其恩爲之立廟　蜀自丁亥失關外丙申殘破之餘所存僅數州蜀中財賦入戶部五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絲綿之類不與焉既失蜀國用愈窘鄭損既罷朝廷用余玠彭大雅余玠者不羈之士上於布衣中擢用之入蜀作經理四蜀圖奏曰願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上

許之於是悉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是也在蜀十年有經理功。(別本理作略)大雅亦有勞績。(別本勞作功)玠大雅死用余晦李曾伯皆以貪謬罔功朝廷亦視蜀爲墮甑矣　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　令淮東提刑節制摧鋒軍

甲辰淳祐四年春以金淵知貢舉　賞曹致苞砌山城　建龍翔宮於中瓦奉祀感生帝君拆居民屋宇三除之二　甲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　四月上試進士賜留夢炎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劉晉之除諫議大夫呂午除起居郎趙綸除起居舍人王瓚殿中侍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察院　六月呂文德依舊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淮西路招撫使節

制濠豐宿亳等軍兼知濠州　壽春城築甫畢北兵突至植柵重橋絶港以遏援師（別本遏作扼）王鑑等首調制領策應事

八月寧宗參配天地差官奏告　察院龔基世奏川蜀京襄兩淮守備及擇將選兵事　劉大諫奏推功賞以勵軍心明分義以定人心寛征賦以悦民心　鄭起潛除權兵部尚書戒邊將毋擅興戎　孟珙造戰車招河南八郡來歸　招江淮失業人置武勝軍　詔犒壽春解圍安豐策應將士李曾伯爲荆湖制置使　賞萬春等招遊擊軍　史嵩之進四朝中興史　詔兩浙郡邑夏稅折帛並以楮準錢　范知院再乞歸田里不允　九月項容孫除吏部侍郎葉賁起居郎陳塏權工部侍郎陳一薦兼權禮部侍郎韓祥起居舍人

命御史監銓試　察院胡清獻奏乞禁戢兩浙和買江西運綱福建和糴廣南丁錢擾民四弊　史彌忠薨上遺表特贈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鄭國公仍令有司定謚以聞　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永國公令學士院降制先是黃濤上書乞斬嵩之以謝天下劉應起上疏謂嵩之牢籠既密則陛下之國危省元徐霖上書言其姦深擅權上不之悟至是侍郎徐元杰上疏令其終喪史憾之上亦不聽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等恭覩御筆起復右丞相史嵩之令學士院擇日降制臣等有以見陛下念時事之多艱重大臣之去也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之所不覆載日月之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

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
起復之詔凡五遣使賜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
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
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別本覆作鑒〉
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
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
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
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
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
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

囑貂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
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
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璫向有耳嵩之
豈不聞富公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
所爲耶臣謹按古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嵩之於其父之
病也垂涕泣以告陛下曰臣父年八十餘矣恐朝夕不相見
矧陛下春秋鼎盛臣事陛下之日長而事父之日短願陛下
哀而賜之歸使臣一見老父終天何憾陛下以孝教天下未
必不可其請也今嵩之視父病如路人方峩冠整佩洋洋入
政事堂鼎食談笑無異平昔昔李密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
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密之於祖

母猶爾嵩之之於父獨不然乎臣又按禮經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嵩之於父之死也盍號泣於昊天曰某不孝父病不及藥是罪大矣今父死不及殮欲與俱殞不可得也星馳奔赴雖日行百里可也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作飛鳥依人之態又擺布私人以爲去後之地豎姦謀已遂乃始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也晉顧和喪母其君欲起之和曰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如和不才祇以傷孝道壞風俗爾時人高之和在衰世猶能盡其孝道以厲薄俗。原作聲俗依閣本別本改嵩之身爲台輔曾一顧和之不若乎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剗制朝

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
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
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
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
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
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
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
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
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
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
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

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慮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

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患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蓺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爲命宗社賴之以爲

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承王事所以爲生靈宗社
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
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
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
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
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
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刼制之謀也臣愚
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
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
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
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

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爲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禽之胥爲夷矣惟陛下幸裁以別本作惟陛下裁之幸甚

武學生翁日善六十七人上書言史嵩之略曰天下不幸有無父之人不可使有無父之國父年高而不之懼父疾篤而不之省及父身歿而不之戚此市井小人不顧廉恥不恤物議者容或有之世所指目爲無父之人也人而爲無父之人其罪特止於一身國而爲無父之國其禍將及於天下陛下爲綱常之主正當以仁孝治天下以忠義律臣子乃以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

官之上其何以爲訓耶　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大倫必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別本情作心下同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政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必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深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別本句末有者字昔者金人之盛○別本作蓋金人之盛　十倍韃人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成采石之捷成

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闖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已而嫉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別本有之士二字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王正月乙卯太學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

囊封未徹於扆旒之聽而翹館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卽今同僚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尊居九重身處佚愉旁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　宗學生與寔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切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徹于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捨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

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决去大姦則社稷幸甚　建昌教授盧鉞與太學生同日上書皆不報太學武學宗學再伏闕上書劉鎮又上封事上意頗悟嵩之乃奏劄辭免　武舉劉耐叛　四學上書略曰嘗觀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於一二憸士橫議爾春秋戰國之士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或請毀鄉校而子產不許孰不以是賢子產也臣猶恨子產於此時無以變士習淑人心而付之自然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於左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自輔相至於臺諫侍從而下或目之以禽獸或指之以鬼魅或斥之以盜賊然則朝廷何以

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斯言也人生之類滅久矣若使嵩之眞要取起復而後去眞匿喪旬餘而後發固無逃天下後世之議若嵩之聞訃未嘗匿喪而起復之命眞出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告天下臣此章揭示四學輕儇浮薄者有所警戒於世道實非小補

太學齋廊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夕入諸生朝出○別本下二句作諸生夕出丞相夕入時相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簒○原作懽依別本改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烺奎璧爲四

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爛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以三緘（一別本以作其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歸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勿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

乙巳淳祐五年春詔求通天文歷算之人　閏雨日食降詔申嚴稅賦重催抑勒之禁　築泗州城出楮米爲泗州城池費　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

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邪爲邪邪人指正爲邪互爲消長　詔撫綏中原遺民　出楮付殿司造軍器　史嵩之以永國公致仕　范鍾等上玉牒等書　趙葵乞造戰船以備緩急　令沿海團結三郡民船出楮百萬犒水陸戰守諸軍　陳韡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范鍾罷相時游侶與鍾並相不協鍾以臺諫罷鍾方坐都堂臺吏以牒呼而出之

丙午淳祐六年春詔三學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　張蟠言治兵理財　賜劉克莊出身領史事　賞蕭逢辰買馬修城詔賈似道任責山寨城築　召鄭清之侍講經筵　置國用所　旌林公遇恬退詢所欲言　胡穎有威名每見淫祠

卽毀之人呼曰胡打鬼丙寅爲廣東經略廣州僧寺佛像中有巨蛇藏於内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錢數千緡頼至毀其佛擊死巨蛇而投諸江正僧人之罪籍其錢以沒官其怪遂息奏請禁淫祠上從之　作集慶宮以祈福　詔舉閫臣計臣　章鑑疏乞儲才

丁未淳祐七年春以吳潛知貢舉　游佀罷相　鄭清之○此下至十二年余玠斬王夔事諸本皆脫依元刻本補再入相時清之昏耄政出子姪雨雹　四月上賜進士張淵微等及第出身有差　改官田所爲田事所　旱詔求言　詔諸統制各聽所屬節制　置計簿房　劾守臣害科舉法　黃洪奏脩四朝史　削貪暴吏官　津遣三邊士人歸里　削遂寧府監試謄錄官　支

會付淮西造船艣船以備攻守　賜曾經北兵入地田租
蠲兩浙租七萬有奇　福建水詔發運司出米賑之
戊申淳祐八年春正月勸課農桑　工部尚書趙汝騰言黃
濤阿媚舊相濤申省辨白司諫陳垓御史蔡榮連章劾汝騰
以爲過言二人俱貶　夏徐清叟除端明學士僉書樞密院
事　申嚴太學規矩　秋飭武臣守邊備　秤提會子十七
界十八界會子永遠行用
已酉淳祐九年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　詔增兩淮六州解
額　賞陳純仁興水利　詔封安南國王　賈似道爲荊湖
制置使代馬光祖　吳潛帥越　臺綱不振時嬖寵干政彈
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貼臺諫不敢與

爭　上命儒臣二八日侍經筵　督府結局
庚戌淳祐十年春申警省闈求實才　以董槐知貢舉　殿
試改用八月十五日　詔淮西帥提舉山寨　鄭清之入相
褒余玠八年守蜀之功玠字義夫有才略帥蜀八年■庭
寀肅八類以安　八月上賜進士方夢魁等及第出身有差
立秤提會子殿最之法　詔郡邑出義倉賑水災　詔舉
閫臣計臣　上爲閻貴妃建功德院于九里松名顯慶寺殿
宇壯麗甲于靈隱天竺臺臣交章謂土木之工費國家財用
請節浮費以備軍儲　嚴州水　十二月丁巳虹
辛亥淳祐十一年春申明游士貢舉法　求遺書及名士著
述　吳潛謝方叔入相時二揆虛席嵩之貨游士上書薦巳

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叟潸謝方叔也始上
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焉　陳垓奏立紹興
書堂　余玠獻捷先是玠帥蜀慷慨自許有孥胡地還天子
之語上嘉之玠在蜀創建城壁修築關隘增屯堡柵數年之
間邊塵不驚寖以驕恣而淸之再相因慫恿其進兵于是一
意出師雖有小捷後至興元無功而還　劉克莊趙以夫同
修纂國史　詔賑濟流民　詔兩淮京襄沿江團結保伍
浚合肥濠　立郡庠校課赴上庠補試法　鄭淸之薨于位
上臨其喪哭之甚哀　劉漢弼奏襄閫當在江陵　詔殿司
歿故者許子弟塡刺
壬子淳祐十二年春新歷成賜名會天　申嚴諸郡教閱

宰執奏儲邊面之才　廢江灣等五酒庫　秤提會子以異
潛專任其責　詔諸路帥臣沿邊武備宜為經久規模　復
閏二月省試四月殿試　罷諸郡經界　六月嚴衢婺信台
處建劒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徐清
叟奏曰歷五行志曰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
課所入未給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大水之所由應也漢
關中大水翼奉以爲親舅后之故故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
可以回天意矣　蠲新復州縣稅三年　論輔臣變文體
蠲臨安府稅征　詔舟師各分地面　詔立江淮游擊軍
詔戢勢豪指佔田　臨安府詔求書　進秩彭大雅創築渝
城功　州縣折納全用楮　給度牒下臨安府易兩界破會

冬十月韃靼兵掠成都蒲嘉定四川大震皆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余玠斬王夔○以上自淳祐七年鄭清之條再入相下至斬王千有三十五字諸本並脫去　閣本別本夔作夔張本以夔字無義徑改爲堯大謬今並依元刻本補正　人皆冤之　徐清叟參知政事時余玠專制於蜀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悖慢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上不答清叟留班奏云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上乃從其言

癸丑寶祐元年徐清叟奏嘗守東海漣水　賈似道海城獻捷　四月十八太學補試士八入試蹂踐而死者衆　温台處大水　申嚴廷試挾書之禁　北使到濠州　召余玠以

本職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而歸羞愧飲藥而死

十一月大閱　上試進士賜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上問邊報如何忽襄閫奏捷上大喜

甲寅寶祐二年以余晦宣撫西蜀道而行奏云晦非其才乞收回差遣上不報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驚此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吏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内批乞賜收回上責清叟曰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若固執則廟堂之間同列之義皆有不安詔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晦果

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爲城之。別本爲下有其字疑並有脫誤　錄余玠家財助蜀　詔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北兵築利州閬州　收復安西堡奏捷上大喜乃賞將士之有功者　賈似道城東海　上問淮哨退否詔呂文德應援上下　謝方叔等進經武要略等書　徐清叟除知院兼參知政事清叟奏蜀置四帥　排保甲行守實法　安南國王加封奉正功臣　措置錢楮　余晦斬王惟忠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爲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爲利路安撫閱除目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境下大理寺鞫官陳大方承旨鍛成之惟忠斬於市血流面上惟忠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朝恍惚與惟忠

遇還遂卒
乙卯寶祐三年春正月詔郡國取典雅惻閎之才　謝方叔
罷相言者謂方叔之政皆出子弟故罷相制云政權皆由濡
出入謂斯何國事非當留言父訓安在以董槐爲右丞相
三月己未雨土　雲南有北兵思播當嚴爲備○別本北兵下有至字嚴下有政字備下有要字
詔邊事許盡言不許傳播　賈似道興復廣
陵堡城　蜀郡地震　均州築城龍山　四川兵財並聽宣
司　詔溫和守高奴堡以守光化　巴州獻捷　諸州禁兵
不得差借　教閱精加選擇　六月丁大全除司諫陳大方
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時目大全大方大昌爲三不吠犬
令諸路自實田畝以覈滲漏徐清叟曰自實乃秦之弊法不

可再復數月兩浙江東西民甚苦之上一日臨朝曰自實擾民可且住行　御史洪天錫劾内官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而去國巨璫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奪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時閻如循寵馬天驥丁大全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云閻馬不當國勢將亡　兩淮奏擒奮海偽元帥

丙辰寶祐四年詔舉廉吏　邊備合加申嚴　立安邊太平局　董槐罷相時丁大全爲監察御史奏劾槐章未下先調臨安府隅兵百餘人挺刃圍其第以臺牒驅迫出之時有詩曰空使蜀人思董永恨無漢劍斬丁公　程元鳳爲右丞相

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陳宜中黃鏞

林則祖曾唯劉𢇁並削籍編置下臨安府押出國門祭酒司業率二十齋學生冠帶送出園橋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譸張譟吻妄議國政文令今後諸生上書須前廊學官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　四月上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　撥官誥祠牒收換弊楮並從燒毀出庫錢兌使　出新川會收換川引　賈似道參知政事兩淮大使　下詔訓貪　詔戒掊克　定撫與簒招軍名遊擊

蜀中得捷奏加譽備因蜀捷趣上功　恤流離優恤援蜀戍兵　韃靼兵築棗陽冬犯襄陽為援郢計　獎諭李曾伯復襄樊　嚴加老鼠隘　韃靼兵留大理國　浙江堤成　賜安南國獎諭　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落致仕

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
致仕卒　上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知嚴州吳槃奏言
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
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
雖至微關係甚大他時青史書之曰以御寶督坊場錢自今
日始何以爲萬世法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之
丁巳寶祐五年詔以新美士習爲先　趙葵乞招軍十萬
趙葵水陸並進大捷　褒淮閫獻捷　姚永慶言蜀中便宜
蜀中之捷　詔安集蜀民　蜀報北兵犯嚴州　置廣右
堡塞　築宜州城防窺伺邕宜分洞兵控扼施黔　吳淵乞
萬兵備瀘溆思播　劄蒲擇之措置鹽井等隘　賈似道奏

築荆州城　謀收復光棗　丁大全入相大全得寵○別本得作情在臺横甚宰執畏之依憑二豎竟彈逐宰相而據其位　程元鳳進玉牒等史　十月虹見　臨安火　申儆邊備　詔整舟師之備　放逃亡軍　請蠲州郡欠内帑頂目　督責郵遞稽滯　贓吏周福孫貸命流二千里

戊午寶祐六年春正月元旦戒飭惜名器　程元鳳罷相　詔帥臣謹邊備毋恃其不來　馬光祖向士壁自捐軍費　詔諸閫招塡軍額　北兵窺苦竹隘諭蒲擇之守苦竹隘　韃靼兵○別本兵上有國字窺劍門又窺東川令蜀將各分地分防禦○別本作分守防禦似衍　劉雄飛提于横山雄飛本隆興府犯事人解至鄂州收繫一日得脫宿荒沙壩中夜半見天門開心切自

喜遂投充揚州制司敢勇軍出軍有功似道辟差權和州不
數日除知州遷四州制置使　韃靼兵犯安南田應寅之屯
瀘潊援思播乃修築思播關隘調兵防播州支徑差官相度
置黃平屯趣徐敏子防邕宜　韃靼兵侵羅氏鬼國屯兵爲
交人聲援　長寧軍修築凌霄城成　監司郡守不許擅支
官錢　楊禮堅守安西堡進官　詔督府江淮制置進援上
流　分遣舟師防拓　趙葵申臨州之捷　光化之捷　襄
樊解圍　賑恤過江轉徙淮民　出米賑糶收弊楮　徐巡
孫除給事中　韃靼兵哨通泰又哨安豐守臣迎敵卻之繼
而援濠漣水皆奏捷詔嚴備上流　杜庶除刑部郎辭免陞
寶章閣仍舊淮西憲兼知廬州主管安撫司公事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終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理宗

己未開慶元年春正月朔戒中外奉公行實政　鑄開慶錢

三月辛酉雨土　修築江塘　賑滁州水災　四月上試

進士賜周震炎等及第出身有差時公主方選尚丁大全欲

用新進士爲駙馬因命考官私寘震炎爲第一倡太平狀元

之說以媚上震炎草茅士年幾三十矣恭謝日公主於内窺

之不悅事遂寢丁大全敗震炎降第五甲出身　新築黄平

隘賜名鎮遠州戍兵守備以防雲南　王登提兵入蜀　更

蜀戍兵增蜀戍兵券　賞龍州守城築功　詔蜀許便宜行

事　敕廣帥李曾伯備廣西行廣郡守賞罰　秋九月韃靼

國憲宗皇帝親帥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
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南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
一軍渡江圍鄂州時相匿報若罔聞知吳潛涕泣入奏上以
賈似道爲宣撫視師江上　呂文德提兵援蜀蜀人稍安
催蜀漕運　十月丁大全罷吳潛入相　上以賈似道爲右
相荆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趙葵爲樞密使江東西
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右斡腹之師　北兵陷漣水
軍維揚大震　杜庶除大理卿制置兩淮知揚州上諭庶曰
前守合肥淮右賴以奠安今畀以全淮之寄尤籍聲譽父子
家傳可謂無忝　監察御史饒應子言今之精兵健馬咸在
閫外湖南江西地僻兵稀雖老臣宿將可以鎮壓然無兵何

以運掉敵之來當自內托出不當自外趕入上然之　韃兵破江州瑞州衡州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議遷都軍器大監兼左司何子舉言於丞相吳潛曰若上行幸時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遂與俱入見面陳剴切謝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謝枋得率鄧傳二社二千餘人舉義擢兵部架閣攻斷遂州浮橋呂文德乘風戰勝　向士璧帥潭北兵至向親帥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慰勞潭城固守斗弩之力居多會南來二哥元帥率潭圍先解　北兵至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城危在頃刻（○別本句首有知字）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別本金作玉）皆

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退焚燒城外民居蕩然一壘未幾高達叩應引兵來似道駐漢陽軍爲聲援而鄂州固守不下殿司崔彥艮援隆興彥艮崔福子也以兵三千援隆興時趙葵督視江淮退保隆興閉門自守崔兵至城下不得入邸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艮渡江迎敵北兵退而保隆興者彥艮之功居多　十一月下詔罪己求言　詔賈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下流中間乃韃騎往來之衝孫虎臣將精騎七百護送至青草坪候騎自前有兵似道愕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既而韃兵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回江西叛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遂入黃州　召徐淸叟赴闕力辭　韃靼憲宗皇

帝御駕崩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約和陰許歲幣兵解而去　潭州捷書至上曰向士壁忠赤可尚下詔褒賞　雪寒犒海道戍兵　出內庫銀絹付宣司支賞費

庚申景定元年春正月何子舉除華文閣待制江淮諸路察訪使　三月三日鄂渚北兵退　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　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性精悍能夜覘工劫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　白氣如疋練亘天（諸本並脫練字依元刻本補）　催造戰船　蠲放北兵所踐州縣稅　四月韃靼國薛禪皇帝即位五月十九日改元中統　兵退行打算法買似道忌害一時之閫臣故欲以此污之向士壁守潭城費用委

浙西閫打算趙葵守洪則委建康閫馬光祖打算江閫史巖
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繫
獄杜死後追錢猶未已也謝枋得舉民義科降招軍錢給義
兵米及行打算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餘無
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
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乃得免焉　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
太子太師　賈似道入相理宗之季宦以賄成宦官外戚用
事似道爲相年深逐巨璫董宋臣李忠輔勒戚畹歸班不得
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
能然天資奸險邪詖置緑櫃招人告訐立七司法苛密煩碎
議者不以爲便　賈似道奏使守令暗收舊楮乃撥見會收

帑會　招捕浙西鹽子　詔陞巢縣爲鎮巢軍使　建寧府
産嘉禾于建陽改嘉禾縣　李松壽犯淮安　廣太學進取
之法　籙用恬退消奔競　錮放北兵所踐州縣稅　禁獻
羨餘　修京城　鑄景定元寶錢　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
州　李庭芝安撫兩淮　圖復漣水　瀘州漣水之捷　北
使郝經來尋盟先是賈似道出師陰許北朝歲幣大兵退自
詭有再造功諱言前事拘留于眞州不遣　七月貶吳潛建
昌軍尋徙潮州潛爲人豪儁其弟兄亦無不閑麗（原本闕　爲附後）
（閑本闕　本缺）有讖於上者曰外間童謠云大蝦蟆小蝦蟆盡是人
間業蘖黃繆乎附有百只若使飛天能食龍此語旣聞惑
不可解而聞之[illegible]不解亦以此也　按理宗正史本畢今陳

宜中等修撰　免緡都堊節銀　八月兩淮制置李庭芝奏
李全子瓊歸國　丁大全謫貴州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
官時爲戚里婢壻貪縱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上
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正言在臺橫甚引臺小人沈翥方大
猷爲羽翼輒登相位北兵渡江大全匿報幾誤國事遂罷相
尋謫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誣告丁卅有異謀
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宋祺孫以聞於朝加竄新州土牢
拘管日具存亡申遣將官護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
十月以弟嗣榮王與芮之子禥爲皇太子封忠王賜名禥納
妃全氏全氏乃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女度宗爲忠王時議
納妃丁相大全議聘知臨安府顧嵓女從已末已納聘而謝

后意不悅又會有江上之警乃緩其事至是改聘全昭孫女全氏爲妃　竄方大猷于嶺南斬丁大全強幹高儔　夔路奏捷　上言廣西宜預防○別本下有守字

辛酉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朔申飭百官盡言　京湖制司言呂文德報發勘正張子光張定國龐仲周仲張善張先以蒲擇之黨從在任賑狀繁夥賊船造橋不調援兵攻擊設意降北乞明正典刑乃詔子光定國追毀除名龐仲等四人並流斷　七月辛未月犯斗　上曰米舟雖至價猶未平似道奏已將豐儲米五萬石賑糶又借本市糴以平其直　上曰外郡楮幣如何似道奏乞詔諸路稅賦現錢許用各處楮幣照例折納起解○閣本此本照定作貽　本諸州縣奉行不虔重寘于罰

上曰借糧之風未戢可申嚴懲治以警其餘似道奏此事當
恩威並舉已講明賑卹之政又令團結保伍俾富者貧給之
茍復不悛當懲其無良者　壬午陳韡薨輟視朝謚忠肅
畀潛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　詔賜呂文德方圓一字
金帶　八月詔令戶部嚴州縣增收租米斛面之弊　癸巳
以久雨出封樁庫楮上二十萬賑三衙諸軍豐儲倉米濟都
民　上曰蜀事可慮似道奏俞興攻取瀘城壞於垂得臣累
疏自請一行或可上寬憂顧〇別本上作以　上曰廊廟事體至重豈
宜輕動又奏若文德入蜀則荆湖與江南西關繫九重臣不
容不往上又曰此未可輕　奪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安府
追究侵盜掩匿情節從侍御史孫附鳳之言也士壁帥長沙

北兵已圍郢岳方措置閒皮泉滌家居訪之問所以爲城守之計士壁曰正爲眼中無可用之人皮恚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計毀短似道忌其成功竟坐遷謫至今郢人言之有垂涕者　賜皇女周國公主第于安濟橋　江萬里除端明殿大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浙右水澇令朝臣分往各郡商推出粟勸分蠲租賦招勇壯爲軍凡救荒之政可速舉行　詔詞學科照嘉熙二年例　申嚴謬舉改官之罰

孫虎臣邳州之捷　夏貴知淮安兼安撫賜金幣田○別本作等　北使來　上幸太學謁先聖以呂祖謙從祀夫子廟庭

朱禩孫獻捷

壬戌景定三年春楊棟知貢舉　徐逕孫等爲殿試官

三學免解一次　宋禮孫申創南城書院　四月上試進士
賜方山京等及第出身有差　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並賜
廷對　李璮以漣海四州來歸授璮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
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璮在北朝
授以行臺都督之任及己未退師之後薛禪皇帝北歸璮獨
不至其子居簡給事宮中竊居相府私相逗引不告而去及
濟南等處修築城壁(○閣本別本作壁)差軍把隘又殺達達軍人遂
叛歸南　賈似道爲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爲都
曹繼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殿
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迎合似道之意合奏限田之法自昔
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覈歸併飛走之弊(○別本覈作嚴)回買官田

可得一千萬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
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別本住作停可平物價可
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爲無窮之利上然之似道欲用
劉良貴吳勢卿專任公田時勢卿已死乃以良貴爲提領陳
訔爲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
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
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然良
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視諸路爲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
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　似道內引入劄力言
其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遂以自己浙西萬畝爲
公田倡嗣榮王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

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官田猶有抑强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會四十楮不及者減買數稍多則銀絹各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別本有郎字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爲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督催公田以府丞陳訔往湖秀以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六郡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炯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遲八減一削守

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提領劉良貴劾奏嘉興宰葉悊佐
以不卽奉行之罪又劾長洲宰何九齡追毀出身永不收敘
以不合出給官田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離之初意　五月
公田以江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浙運司
常州鎭江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
旱則別議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
安吉黃震鎭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爲之任滿則理爲
八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
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毗陵澄江
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別本止作且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
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爲無窮之害或內有

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禍尤慘　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　詔升東海縣爲東漢軍　評事四員用諸科人充　吳潛卒潛初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爲腹心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爲太子樞密承旨何子舉曰儲君未愜衆望建立之議固當詳審潛欲緩其事上不悅北兵退即罷政而似道入相諷臺諫劾其罪貶循州先是詔似道移司黃州黃在鄂上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潛殺我矣疑移司出潛意故深恨之○別本恨作憾遣武人劉宗申爲循守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以五月卒於循州似道遣宗申毒潛潛死即歸罪於宗

申貶死以塞外議　獎諭馬光祖城安慶功　定御史臺覆
試之制　夏貴蘄縣之捷　蝗蝻得雨不爲災　蠲四川鹽
酤搉利三年　申嚴僞會賞罰之令　詔兩海不可不守
詔州縣稅許用各處楮價折納　詔提刑劾所部州縣違戾
安南國進貢禮物　蠲臨安府稅平物價　十月知院徐
淸叟薨贈少師謚忠簡　給諸軍雪寒錢　京城大飢馬光
祖尹京知榮王府積粟一日往見辭以故次日往亦如之三
日又往臥於客次榮王不得已見焉馬厲聲云天下誰不知
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飢欲死○別本飢作餓　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
乎王以廩虛爲辭光祖探懷出片紙曰某倉幾十萬王辭塞
遂許三十萬石光祖卽令都吏領鈞批支米活飢民甚衆

癸亥景定四年春正月元旦詔舉所知　詔呂師夔閱視營屋招募新軍　詔褒呂文德浚築四州城池　成都奏藝祖皇帝廟側一合抱木久已仆地今歲夏五忽立起而生三芽上製詩以賜羣臣　發福建義倉賑糶貧民　申嚴銛銷僞造　呂文德獻羨財　蠲紹興延燎居民賃錢　以包恢簽書樞密院事恢學師朱陸以道德儀表當世（諸本表作立依元刻本改）性疾惡所至戢姦禁暴有政聲尤善平寇平江前爲海寇擾命恢往平之時行公田恢奉行稍過頗違公論　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壁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攻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壁殺世雄整懼禍及已遂有叛意會鄭興

爲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與守嘉定時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與不送迎亦不宴犒與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與有宿恨（別本作憾）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與不受復至江陵求與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及北軍壓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爲南者立東廡爲北者立西廡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七人歸北

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爲然追使者不及矣

旣而使者至復申前說文德遂許焉爲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爲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卽自請赴援會病卒

甲子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咸淳元年）元旦詔崇經術考德行　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寶（○別本作寶）　收弊楮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西字中紅印三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貫字也關子行物價頓踊　詔舉內外官堪充監司郡守者　二月辛未雨土　行都大火　詔貢舉尚純厚收淳雅　戒飭百司（○別本作

官盡公守法　申嚴戒飭贓吏之制

詔秋闈嚴僞手之防　禁戢國子員試鬻牒之弊　出會賑

軍民及犒宿衛　豁除義倉陳腐　邊郡椿積三年軍餉

撫安南國進貢　謝塈寇至不禦褫職降官　秋七月甲戌

彗星出柳芒角燭天長十數丈自四更從東方見○別本日從作後

高方斂如是者月餘楊棟謂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論去國

己卯丞相賈似道參政楊棟同知葉夢鼎僉書姚希得奏事

上曰彗出於柳朕彰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

勤於求治有年于茲寧有闕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

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上曰正當相與補

救闕失上回天意　臺臣交章言星變災異皆公田不便民

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荅天意似道力辨入言丐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決意命公行之○原本決作舉依閣本別本改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卹人言○別本作何卹乎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　劉良貴以入言籍籍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　謝枋得校文宣城及建康漕闈發策凡十問言權奸誤國趙氏必亡忤似道貶興國軍時馮夢得知信州卹其家枋得聽其自赴貶所三年遇赦得還

似道奇其才欲牢籠之使余安裕諭意枋得不肯阿附賈敗爲江東制置募兵援饒州戰于安仁敗績又敗于信州軍潰弃家入閩程御史文海留承旨夢炎交薦力辭不就至元戊子魏參政天祐執拘北行不食而死　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壽六十一○別本有歲字上初名與莒福州古田縣宗室父爲山陰尉縣人全氏以女妻之遂爲越人生理宗資貌麗厚號爲烏太保寧宗先以濟王爲皇太子嘗謂史彌遠出入禁闥專權弗善彌遠聞之懼陰謀代之屬其客余天錫余以二宗子告卽理宗及福王也史請以來自牖間密視之自旦至暮○別本旦作早福王不能堪理宗凝然無忤容史出延以飯理宗不顧食之盡史以爲有德量立爲沂靖惠王後甯宗崩史矯

詔廢濟王立理宗端平初厲精爲治信向眞魏號端平爲元祐在位久嬖寵寖盛宮中排當頻數倡伎傀儡得入應奉端平之政衰矣上自臨御以終始崇奬周程張朱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　皇子忠王卽皇帝位尊謝皇后曰壽和聖福皇太后宮曰慈福詔以明年改爲咸淳元年　賈似道爲山陵使自上卽位辭相印歸越州　太后兄謝奕封郡王姪堂亶塈垕皆節度使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終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度宗

乙丑咸淳元年春詔郡國長吏勸課農桑　錄先儒後除徐直方爲史館校勘直方之父元杰爲史相所毒直方以是不肯出仕時人高之至是有除　榮王與芮進封福王黃氏封隆國夫人上即位稱皇叔賜詔書不名　上以諒陰命宰臣類試阮登炳以下依廷試例出身　命儒臣日侍經筵　賈似道再入相　上即位察知巴陵之事非其本心贈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濟王封鎮王賜諡昭肅　上幸太學陞邵雍司馬光從祀　參政皮龍榮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預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再

相時李雷應憲湖南陰諷雷應劾之雷應至潭訪龍榮龍榮托故不出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語雷應雷應不能平遂疏其貪利營私之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於膝上之語蓋龍榮曾爲東宮官也有旨謫衡州衡州乃雷應治所皮懼自酖死　冬十月飭諸路帥臣儆邊備　丙寅咸淳二年春詔舉廉吏　陞泗水侯從祀　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至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李等泥金飾齋扁不法京尹劉良貴以聞加李等罪黜竄遠州　以季可爲察院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

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覬望再相之意令全臺劾之以爲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巳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　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年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而以文煥代守襄陽

丁卯咸淳三年春詔貢舉以識治體爲先　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顓孫師封陳國公升十哲之位　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爲右丞相時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

事上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曰師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夕謀議內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舉削及京尹浙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擅在朝之士忤意者輒斥去　趙葵上疏告老還鄉冬十月卒

戊辰咸淳四年閏正月初六天明大風雷雨居民屋瓦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　北兵圍襄陽呂文煥告急乃遣高達范文虎赴援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不得通達與文虎亦不用命　賈似道請出督而陰又嗾臺臣以留之實無意於出也　冬十月朔日蝕是日不視事夫人俞氏

降生太子　三學士人上書乞調諸路兵併力救襄不報
賜武夷書院額仍設山長一員　汪立信以書抵賈似道。別本抵作投陳三策一謂内地何所用乎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纔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總攝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不議遣使偕行啗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江南之生兵益增矣三謂兩說不可行惟有準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第二策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迄諷臺諫罷之立信歸金陵不數月北師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席地矣立信

過淮時賈相出督相遇拊立信背而哭曰端明端明似道不用公言遂至此立信對云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立信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伯顏丞相聞其名欲迎取之立信得報拊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絕時高郵未歸附云　上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文龍元名子龍唱第日賜今名　李雚登第自念祿不及親援淳熙王昂紹熙李僑嘉定史公亮史天應納祿封父母故事以其官回授其父乃掛冠而歸　十一月皇后全氏降生皇子羣臣稱賀　寶武妖寇數千人破祁陽縣羅廷諫殲其首餘出降

己巳咸淳五年春詔舉人才　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　上在經筵令儒臣講周易　江萬里左相馬廷鸞右相輪日知印　禁珠翠都人以碾玉爲首飾宮中簪琉璃花都下人爭效之時有詩云京城禁珠翠天下盡琉璃識者以爲流離之兆　明堂大赦　北兵哨濠州　常州雞翼生距

庚午咸淳六年春詔貢舉精於擇人爲先　江萬里請援兵救襄似道不荅竟以議事不合乃罷去　詔諸帥閫舉堪將材者各二人　馮夢得中書舍人請置士籍時賈相患舉人猥衆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貫姓名年甲三代所習經賦娶妻姓氏令士人書之鄉鄰着押保結於科舉條制並無違礙方許納卷議者謂士而有籍與禁何異又嚴後省覆

試法比校中省舉人元卷字蹤互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辛未榜李鈁孫者少時戲雕摩睺羅於股間懼搜者之見蒙紙其上搜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當此邊事危急之際束手無策而以科舉苦舉子何其繆耶　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之圍三年矣奈何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問其人無何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人敢對上言者

辛未咸淳七年上試進士賜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國朝廷試始於開寶癸酉終於咸淳辛未廷試之日天必開霽是歲大雨如注天不言以象示之而已　趙嗣憲登第乞援李璀等乞回本身官致仕恩例封贈父母上從之　陳仲微

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王唐珪爲司農簿以輪對言天下守令不得人忤似道罷　淮西制置司申襄圍不解乞調兵增戍　催造戰船以備江面　是歲韃靼國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以明資始之功冬出師哨掠淮甸邊報愈急似道占湖山之勝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內殖貨利蠱聲色寵妾葉氏本淑妃閤宮人也潘氏倪氏妓也取而有之令陳振譚玉趙與柟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鉤裍本安丙家物不獻罷去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其間門客朝士稱功頌德頌說太平誇咸淳爲元祐尊似道曰周公諛言溢耳不復加意邊事

壬申咸淳八年春詔舉廉律貪　馬廷鸞罷相葉夢鼎再相

夏五月張順張貴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生兵日增旣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頭及思關以鍵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往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支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荊郢救援旣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用遂爲所得於是郢鄧之道復絶矣旣而荊閫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難其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軍號張貴爲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爲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各水

中立便寨造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至是溪水方生於二十三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船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爲殿乘風破浪輕犯重圍至洪磨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絚攢筏數百屯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絕援久救至大喜及收軍點視乃失張順軍中爲之短氣數日○原作月依別本改有浮屍而上○而上上似有脫字諸本並同被甲冑執弓矢者乃張順也　九月祀明堂賈似道爲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申嚴外辦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

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遥子故事面奏上白賈賈欲
俟雨止登輅顯祖叵奏平章已允上遂冒雨乘逍遥子直入
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
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
乃還朝鐫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爲尼上爲之泣下
癸酉咸淳几年春正月詔舉士以明體適用之學　平地産
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采以相餽但挺直爾或者謂白眚白
祥之類是也　葉夢鼎罷相　二月大元破樊城下襄陽文
煥捍禦應酬備殫甚力（別本甚作其）糧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
斷絶不至文煥徹屋爲薪緝關爲衣每一巡城南望慟哭城
破遂以城降文煥獨守孤城似道坐視而不救降於六年之

後豈得已哉　御史陳伯大奏言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還省而筆跡不同者有冒巳死人解帖免舉者請今後應舉及免舉人各於所屬州縣給歷一道親書歷首將來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僞濫　賈似道奏自襄樊敗後累章乞出視師○別本累作屢而陛下不許臣出今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驅聯絡氣勢作急奔赴則大可慮者上曰師相不可一日離左右似道陽請出督陰諷朝廷留行但於中書省置機速房苟且條邊瑣而已　文天祥知贛州兼江西提刑　樊城陷牛皐范大順張漢英死之

甲戌咸淳十年正月已卯朔承新有氣如虹蜺自東門江中起横貫一邑須臾變作錦紋狀遮蓋四門　省試士人各給

一號書就省人姓名印押如衛士直入宮門之狀於門下兩處辨驗　不許登仕免舉至乙亥仍許登仕免舉　賈似道丁母憂歸越治喪　陳宜中簽書樞密院　詔賈似道起復

秋七月上崩上自爲皇太子時以好内聞既立躭於酒色賈似道以策立功制國命上拱手而已初理宗議建東宮夢若有人告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上即位至崩正十年壽三十五上廟號曰度宗上崩議立長益王昰宰相請立嫡遂以長子㬎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明年爲德祐元年　是歲殿試度宗以疾未及臨軒而崩上諒陰類試王龍澤等比廷試賜出身策問求賢時似道方惡言者吉州胡幼黄以含和吐氣爲說而榜第三士論恥之　冬詔天下勤王　九月大

元丞相伯顏大會兵于襄樊丁亥沿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旗
幟數百里水陸並進用我降人爲向導呂文煥等舟師出襄
陽劉整等騎兵出淮泗萬戸武顯等前鋒襲郢州至灤水時
値雨淋漲溢無舟可渡遂駐兵于灤水之濱伯顏大軍繼至
武顯趨迎馬首告曰灤水泛溢軍馬懼其漂沒以故待之伯
顏曰此水小不敢渡敢渡大江耶於鴈軍中召一壯士負甲
使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遂至郢州軍於郢城之西郢城在
西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莫能近新城在江水中密
樹樁木以絕舟楫往來下流黃家原置城守禦備具攻之不
下郢人堅守以戰船橫絕江面不得度文煥觀郢之形勢其
黃家原堡西有溝渠深闊數丈霖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

湖至江甚近可合戰艦平達大江〇閣本別本平並作直以避郢軍伯顏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為歸路患伯顏不聽忽報黃家原堡已剋而分兵圍郢不能下伯顏遣兵治平江堰破竹為席地盪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自陸地牽舟迂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十一月戊子伯顏大軍發郢城阿朮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郢州都統趙文義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伯顏阿朮回渡迎敵文義凡二十餘戰久而敗績文義死之伯顏舟師忽自上而下遂至沙洋守將串樓王等堅壁不降伯顏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能祭風風遂大起伯顏令砲手張元帥順風以火炮攻之煙焰燎天俄而城陷守將串樓王為其所獲伯顏大軍由沙洋五里地遂至新

城伯顏令其軍衆以沙洋殺戮軍人首級列于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四人望城呼曰邊都統宜速歸降如其不然禍在目前○別本在上有卽字都統邊居誼堅壁不降伯顏累遣人招諭居誼索文煥來打話文煥乘騎至城下城上萬矢如雨○原本萬作弓依別本改文煥中其右臂拒城避之居誼率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一人歸附　伯顏大兵至復州誘守臣翟貴曰汝曹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關會銅錢依例行用安撫翟貴以城降　伯顏大會諸將議渡江事遣總管劉深千戶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以漢江水急且有守禦伯顏不聽徑過淪河蔡店去漢口甚近是日圍漢陽軍取漢口

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伯顏軍夜回淪河　太皇有旨國步多艱沿江淸野應三學及京學流寓遊學士人權與放散各令逐便　十二月辛亥伯顏自漢口開壩引船入輪河轉至沙武口達于大江壬子伯顏以戰艦相尾而至夏貴帥漢鄂州師上流迎敵夜襲北營不克而還沙武口南岸防禦甚至伯顏遂趨陽羅堡　癸丑夏貴以戰艦數千列于大江之下橫其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諸將僉言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功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伯顏進兵攻陽羅堡城竟日不克伯顏與阿朮謀謂宋將之心謂我必拔此陽羅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不克若

今夜令汝以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視其陣料彼上流雖有溝而不堅當爲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渡江襲南岸是夜阿朮統軍遂行於上流二十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戰於江中已登南岸伯顏乃遣兵攻陽羅堡以舟師直衝我軍大戰江中夏貴敗績順流而下沿西南岸放火歸廬州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守將閻池王都統與所部八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伯拗風起則多利北舟欲守江鄂當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伯顏遣兵自陽羅堡攻鄂州

戊寅下鄂州守臣張宴然降先是李雷奮爲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宴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之援朱禩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

夏貴爲江面遊擊策應大使朱禩孫爲宣撫制置使夏貴與朱禩孫通任長江之責夏歸廬州朱歸荆湖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無備禦哀哉　癸巳上以賈似道爲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珏參贊軍事機召諸路軍馬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至德祐二年正月劉整死乃議出師　保康承宣使閻埕獻銀一萬兩充招軍費王侯邸第輸助軍錢穀有差　天目山崩天目爲杭之主山山崩則王氣歇矣（○閣本小本歇俱作盡）　辛未度宗皇帝梓宮發引文武百官衰服出城奉辭靈駕　揚州阮克巳糾集民兵義兵三萬勤王分兵九路會合端明黃萬石屯兵江西侍郎趙溍屯兵金

陵江　開府夏貴屯兵淮西節使昝萬壽屯兵京湖殿帥張
彥廣德招討孫虎臣屯兵采石都統仇子眞屯兵宣城練使
張世傑屯兵海道費克恭阮克己屯平江

宋季三朝政要卷四終

少帝

乙亥德祐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詔求言　張仲微兵部侍郎修國史　常楙授晉太子中生事乞爲濟王立後不報　大元國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降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閶以城降下江州錢眞孫以帥兼守舉城降九江爲江西屛蔽陷則江西如破竹矣至安慶府范文虎乃呂氏之壻遂以城降　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無功發憤死於無爲軍城下　丁亥賈似道出師建督戊子離京城以王鑰爲左丞相以章鑑爲右丞相陳宜中知樞密院當國小事專決大事

則督府遥制之似道集諸路兵共十三萬金帛輜重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迂道而行數日始至蕪湖而舒池已降矣傳者以謂似道護駕入海以致諸郡先降二月戊午似道遣宋京使軍前請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聰火元嘉代行及至思聰回知事不就煌怖失據陰備快船爲走計辛酉屯丁家洲時大軍大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設划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我師不噬諸軍有反噬之意似道遂許喝轉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巳未庚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荅癸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巳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砂十三萬軍一時潰散督府之印巳

失乃奔入揚州　徐直方除右正言　大元國兵破饒州守
臣唐震爲兵所害死於州治之玉芝堂前丞相江萬里寄居
饒州州人皆遁萬里坐守以爲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
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　破池州趙昂發蜀
人以倅權守兵至與妻子訣其妻曰爾能盡忠吾獨不能爲
忠臣之婦乎寧相從於地下昂發大喜具冠裳大書十六字
於倅廳春臺上曰君不可負臣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
遂俱縊而死學有二士哭其屍曰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
何以洗此汚清溪一泓水明日伯顔丞相領兵入城見而憐
之具衣衾葬焉乘勝順流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領兵二萬
○原本脫四字依別本補大戰楊子橋勝負相當生兵益增遂退師　入

太平州守臣○別本作州守趙之縉遁 入建康府沿江制置趙縉遁○別本此下有大兵方入城時六字察院潘文卿劾縉取行宮公帑金帛棄城○別本劾字作按臣二字建康爲江東重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大兵至建康不進遣哨騎四出 趙淮趙葵子也○別本有居建康三字 起兵溧陽○別本兵下有于字兵敗○此二字別本作城破破執不降死之 張世傑率舟師趨金山約殿師張彥○別本下有等字竟不出世傑海舟無風不能動大元國兵水哨馬往來如飛○別本作江面水平北兵以水哨馬往來如飛世傑孤軍無援戰敗○別本作戰敗于金山八艘皆沒哀哉 入鎮江府守臣洪起畏遁○閣本別本畏並作哀京口行都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乎危矣○原脫此十九字依別本補統制石祖忠以城降

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言者謂與可爲宋臣望風奔遁○別

本作濟 除名勒停以爲不守封疆之戒 下徽州 韓震議遷都先是賈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韓震復申前議左丞相王鑰議堅壁未決求罷不允徑去宗學上書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或可守豈能鬱鬱求活於一軀茲國邪今勤王之兵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斃而已哉。原脫上二十二字依別本補 三十日。閣本別本並作己丑日夜右丞相章鑑遁 三月壬申韓震謀逼遷蹕陰懷異志。別本作三月壬申朔誅韓震時震提兵人禁謀刦遷蹕身爲殿帥陰懷異志 宜中與客潘希聖。別本作布仁議請計事伏甲士擊之。別本作伏甲士于樞密府擊殺之 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別本下有閩變二字 大閧而出射火箭入大內。別本下有以太刀四字 別本下有又 斫嘉

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　大元國兵至常州守臣趙汝鑒遁鈐轄戴之泰同士八王良臣以城降○別本作守臣王宗洙遁權守王良臣以城降前誤書曰常州守臣王宗洙遁今依奉上司行下備據常州路儒學勘當王宗洙先於亡宋咸淳年間爲守癸酉年十二月解任代官趙汝鑒於至元十三年大軍臨城之時逃匿以州印付戴之泰同士八王良臣迎降其時王宗洙在任再行以常州路保勘相同今依上改正

○閣本別本並闕此條

知江陰軍趙端道遁　知廣德軍令狐槩降　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北兵已迫畿甸○原脫上六字依別本補人情洶洶知臨安

府會淵子兩浙運副○別本作兩浙副使皆遁浙東提舉王霖龍機政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以下陳堅何夢桂會希顏等數十人並遁朝中爲之空跡○原作疏依別本改朝堂榜云○別本此下有孟軻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義四十三字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詡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可令尚書省別具在朝文武官並與特轉二

賛其貧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
癸酉陳宜中奏罷浙西公田給還元主　甲戌賈似道罷
平章都督予祠○別本作等職似道遣翁應龍護都督印歸朝上表
自劾太后有旨令淮東帥李庭芝津遣賈似道歸里終喪似
道留維揚不行王爚奏似道既不成忠又不死孝乞下切責
太后降詔略云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當曲示保全
否則衆論益甚忠孝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
明聽吾言善始以善終○原脫次善字依別本補閣本無以字亦有辭於永世
六月似道歸紹興府紹興府閉城不納七月王爚奏乞正似
道罪臺臣交章言似道喪師誤國之罪乞追竄嶺南方回言
似道奸詐貪淫褊驕吝專忍繆十罪乞賜死乃降三官婺州

居住廖瑩中王庭除名勒停韶州羈管王庭曾淵子並竄雷
州言者不已似道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似道以妬賢無比
之林甫輒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
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臺諫
交章乞行遠竄迫於衆怒僅謫建寧切惟建寧實朱熹講道
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名且嘔惡亟去況可
見其面如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伏之地
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
一日與之同此鄉必放之此鄉此鄉亦獨何罪巷伯惡惡之
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蓋有北決所不
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短長之命爾此則陛下事乞將似

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責授高州團練副使漳州居住下臨安台州簿錄其家似道寓建之開元寺欲俟秋深入南朝廷遣鄭虎臣監押至則拘似道行李制其出入節其飲食淩辱百端似道不勝苦舟次南劍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曰太后許我以不死俟有詔即死冬十月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悉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殯於庵側　辛巳張世傑入衛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荊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權承宣使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以盡其力　陳宜中拜右相似道出督以宜中受卵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實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拜右丞相宜中當國首誅韓震爲遷之

議差強人意然書生不知兵張世傑步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　大元潛兵至平江府○別本潛作國守臣潛越友遁○別本越作說後同通判胡玉以城降至安吉州守臣趙與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　四月王爚平章軍國重事爚性剛介似道當國獨不阿附再召入朝累疏乞正賈罪其他無所建明八月力請致仕尋卒　陳宜中都督軍馬奉旨建督於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京湖四川隸朱禩孫浙西隸黃萬石節制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八分廂差寄居官爲總督○別本作分額差寄若要害爲總督疑有脫誤給一兵赴教場教閱　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鎮在

江濱江陵之外城也夢求請築沙市城北兵攻沙市鎮統領程文亮降夢求戰死夢求漢州人温公五世孫也　大元國兵至江陵府高達以城降高達京湖名將也巳未解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後竟不與達怨望久矣至是爲京湖制置遂降宣閫不能制城初陷朱禩孫仰藥不得死旣而亦降焉乃令朱禩孫移文諸路歸附　鼎州澧州常德府壽昌軍並下○別本軍下有縣字　至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於醴陵得捷守城攻之不克　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轉達軍前息兵通好　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　復廣德軍○別本下有縣字　徵諸帥入衛夏貴呂萬壽黃萬石並不至呂文福先於四月間請提兵入衛行人失辭文福自疑亦不至

有司議建藩〇別本下有屏字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判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置長史司馬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旣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雞犬驚歸〇別本作咫尺不辨人鷔雞鷔鷔歸疑並有誤儼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太皇太后下詔求言去聖福二字用昭警戒恐懼之意　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簽書樞密院事謝堂鎭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　文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　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渙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門自守　九月祀明堂　文天祥入衛先是四月間天祥募兵于贛州天祥時爲江西提刑台州杜滸將吉贛千人從之至是將民兵峒丁〇別本峒丁上有又字二萬人至京衣裝器械盡

貝時宜中去位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吳門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　張濡守獨松關殺萬戶廉希賢大元用我叛將王良臣以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守城不克　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尹玉江西將也與良臣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與北兵相持又一夕手殺七八十人遂死麾下無一肯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廟食贛州官其二子常州不下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築壘土至并人填焰其中又殺常州之民數百人煎膏取油作砲擲於牌杈上以火箭射之其火自發十一月常州糧盡劉師勇以八騎突圍出奔平江遂破常州屠其城

知州姚訔死之生獲將軍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使王堅之子　十月陳宜中再相圍結京城民丁及招年十五以上者爲軍號武宣軍○別本宣作定長不滿四尺觀者寒心宜中本無經綸之才八月以母老爲辭竟同承嘉忠孝之誼兩無所據九月詔趣入朝至是國事已去不可爲矣　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謝堂知臨安府　賜太學生張景忠等並出身　瑞州先下遣姚計議來隆興說降劉槃拒之十一月壬午大元國兵至隆興府劉槃引兵出城畧戰不利乃以城降通判郭君司法朱牧等三十餘人死之○諸本並脫上十五字依元刻本補下撫州時制置黃萬石聞閩撫州聞兵至遁入閩都統密侑迎敵就擒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

降建昌相繼而下破廣德軍精勇軍總制許貴贛州瑞金人守建平縣北使說之降曰忠則盡命十一月十一日兵至圍之數重許貴戰沒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贈田一千畝立廟二子許巽許震各與承信郎恩澤（諸本並脫上七十一字依元刻本補）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至桐關去杭百里我師敗績　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別本作十萬）張世傑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今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罄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師獨宜中沮之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爲說遂止　十二月大元伯顏丞相領兵屯平江兵進屯長堰宜

中遣使議和見伯顏於長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逕至高亭山宜中蒙蔽外庭而三宮若罔聞知　遣使納降表直學士高應松不肯草詔乃以京局官劉褒然直學士院草之自似道喪師後至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衄朝廷方且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爲小國○別本求下有和字齎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詔文天祥罷兵　太后詔南北講和京城内外民兵罷團結　柳譔奉降表至高郵軍稽家莊爲稽聳所殺

丙子德祐二年正月謝堂簽書樞密院事文天祥浙西制置知臨安府　十二日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王昺

出宮航海　張世傑欲護駕入海乃去朝　大元丞相伯顏領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遣使請執政軍前議事〇原本遣作北依別本改文天祥請行陳宜中夜遁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院天祥辭不拜乃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吳堅爲左丞相謝堂樞密院家鉉翁參知政事劉岊同知樞密院事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翊日以資政殿大學士行至高亭山見伯顏丞相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使歸南　北兵進屯北關門外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謁太皇太后　是月鎮巢軍曹旺無爲軍劉權並降二十日伯顏丞相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令太皇降詔江南諸郡歸附各郡付一省劄吳堅一如賈餘慶之命惟家鉉翁不

書名程雄飛作色欲縛之○別本作欲縛鋐翁鋐翁叱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遂止　遣使祈請朝廷自十二月至二月信使往來和議未決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乃以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岊五人詣大都爲祈請使二月初九日賈餘慶等登舟是日吳堅出北關外送諸相登舟時傳伯顏丞相命留吳相登舟偕行是日會文天祥於軍前詞氣益壯　初十謝堂納賂還十一○別本作二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鐵木兒萬戶至北廿九日舟次鎮江文天祥乘間逸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閉城三日索之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所差館伴者四之閏三月初十日至燕京宿會同館十四日賈餘慶薨　二月○別本下有朔字　丙申伯顏丞相傳旨收城軍器○收下疑有脫

文

北使請傳國璽以監察御史楊應奎宗丞趙若秀爲押璽使　丁未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守節而死者甚衆。別本人作女　乙卯北使請三宮北遷丁巳宋少帝全太后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內隆國夫人黃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參政謝堂高應枩。別本作菜　駙馬都尉楊鎮臺諫阮登炳鄒珙陳秀伯。元刻本作郭珙陳春伯　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數千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三宮過眞州苗再成奪駕幾奪去閏三月廿四日至燕京吳堅等出迎居會同館四月己丑朔吳堅等先赴上都十五三宮赴上都丁巳沂王㬎五月丙申見大元皇帝於行宮焉　太皇太后臥病主者自宮中舁其牀以出衛者七十人從行八月

乃行降封爲壽春郡夫人至燕七年而崩　全皇后爲尼於正智寺　少帝降封瀛國公　臨江軍陷權守滕岩瞻遁

潭州陷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間出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是歲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於是擕家人盡登樓大宴○別本樓下有上字積金銀于兩畔芾與館客坐中其餘列坐左右酒半酣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將此金銀去與你家口○別本作則令將金帛盡與你家口取法刀來一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擕去分付家人畢須臾將法刀至芾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惟館賓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足最後李帥伸頸受刃此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刎其腹而死從死者七十餘人劊子

姓沈名忠亦可謂烈丈夫矣　尹穀潭州人除知衡州未之任潭州陷自火其廬舉家赴火死　宋都歹元帥○別本歹作羅至江西沿江諸州郡以城降　循浙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處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並下　夏貴馳入燕京獻淮西諸郡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畀無所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爲將有功總統出已上○別本出作本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貴歸廬州不出朝廷屢詔不出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歸附爲已功焉　李庭芝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以爲右相棄揚州引兵徑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术元帥斬於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

太后差人○別本無人字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聲連發纔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放剗車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駕繼以兵馬相拒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兵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波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方退才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別本八作六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　苗再成守眞州部將有趙孟錦者為將領北軍攻眞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軍見其兵少遂之登舟失足墮水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　泰州陷孫虎

臣弟艮臣降虎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　建德府陷方回降

大元改臨安府爲杭州

宋季三朝政要卷五終

廣王本末

陳仲微咸淳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殁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主以詩挽之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揾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丙子正月戊寅廣王益王航海　二月廣王益王由海道趨

溫州二王駐溫州之江心寺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時陳宜中海船泊清澳門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張世傑自定海至同趨三山　三月甲戌二王至福州宜太皇太后手詔廣王昰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昺爲副元帥檄召天下諸路忠義同奬王室　五月一日廣王登極于福州升福州爲福安府改威武軍爲行都之門大都督府爲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詔改元以德祐二年爲景炎元年　遙上尊號太皇太后曰聖壽和福至仁太皇太后全太后曰仁安皇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進册母淑妃爲皇太妃封弟益王昺爲衛王妹壽和公主爲晉國公主以九月二十八日爲天熙節　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

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事是日百官待漏門外門未啟有物哮吼聲朝士有驚仆者黄萬石以北命諭福建歸附邵武降建劍守臣拒之督府遣兵復邵武萬石遁　壬戌文天祥至自行都除右丞相時國方草創陳宜中專制於張世傑議論不合遂不肯拜議出督　六月以趙溍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師夔方興張德分道進兵浙東朱浚江西招諭使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先是文天祥自通州歸具言太守楊思復欲得海船數百艘可以直趨勤王陳宜中不以爲信乃遣毛統之通州〇原本通作汀依別本改而不以告天祥統至通州守問文丞相何以無書守怒統幾不免統出而通州

降矣　七月文天祥開閫于南劍○原本閫作督依別本改時林琦自杭來監丞鄒鳳自衢來一時忠義之士莫不翕集　鄒鳳江西招諭副使　分上下三郡備守以王績翁爲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任責上三郡備守黃佺同提刑招捕知漳州任責下三郡備守　九月文天祥進兵汀州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行都隨陷矣　十月大元國兵三道趨福州董右丞奧魯赤忙古歹都督唆都元帥張宏範萬戸等兵出江西浙東阿罕元帥王世强招討舟師出福州　大兵直至處州守臣李珏遁　十一月董右丞至瑞安府趙與擇李世達等禦之敗績世達遁趙與擇退屯福安城遂降　奧魯赤軍至邵武朱浚趙時賞遁至建寧府執趙崇磯張彭老至南劍州王

續翁遁　大元兵逼行都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于岸乙巳奉昰炎帝益王楊淑妃等登舟戊申發舟入海是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有奇內淮兵一萬由東港入海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至泉州問蒲壽庚索軍糧不及應付遂趨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　癸丑阿剌罕王世強舟師至福安府王積翁爲內應王剛中以城降　朱浚仰藥死　文天祥將兵趨廣東入浙　十二月昰炎帝至廣州守臣薛應龍遲使姚良臣迎入州治作行宮　張鎮孫除廣東經略使後死於難　大元董右丞〇別本作丞相軍至福安縣趙與擇拒戰敗績死之　已丑大元兵攻興化軍知軍趙文龍不降被執至泉州蒲壽庚降至漳州知州黃倥通判楊內

以城降至惠州文璧降璧天祥弟也　徐直諒遁　景炎帝趨于富場

丁丑正月文天祥引兵趨漳州謀入衞道阻不通　二月大元國兵檄戌改福安府爲福州置宣撫司以潛越友王績翁爲副使李雄統領諸部軍○別本作統領諸郡部兵後李雄作亂殺潛越友大兵皆去不留一騎　三月文天祥入梅州　四月蘇劉義卒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在王室永嘉推戴實建大功後世傑用事志鬱鬱不得展其人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爲廣中癘氣傳染而死哀哉　五月文天祥兵出梅嶺吉贑兵皆來會六月大捷于雩都復興國縣於是駐屯遣兵攻贑州諸縣皆復唯城不下龍泉縣孫㮚以邑歸

正遇害永新縣令彭震龍以邑歸正遇害架閣蕭明以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被執死于洪督幹陳子敬招集義兵屯皂據贛下流吉水永豐以次皆復前京尹吳浚以北兵說降天祥集將吏責以大義斬之　淮西兵復黃州復壽昌軍　六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戰于鍾步不利戰于永豐又不利戰于空坑大敗未幾攻贛之兵又敗行府孤立空坑之敗全軍陷沒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女柳娘環娘妾黃氏顏氏被執幕僚張汴等皆死江西招討趙時賞寺簿劉洙架閣吳文福督幹林棟皆遇害天祥與長子道生客杜儲〇別本作渚以數騎免時處置安撫聚兵數萬在永豐境天祥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收散兵復入汀而南劍建寧邵武多有歸正者諸奮

軍皆騷動等爲大兵收復天祥兵出會昌趨循州是冬天祥兵屯南嶺是月大元兵檄戍張世傑囘潮州以圖興復　七月壬申張世傑圍泉州將淮軍及弔眼許夫人諸洞畬軍兵威稍振蒲壽庚閉城拒守興化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八月謝洪永任進攻泉州南門不克而蒲壽庚陰賂畬軍攻城不力而求救於唆都元帥王積翁亦遣人至唆都處趣兵　十一月丙申唆都元帥大兵至福州甲辰至興化守臣陳瓚不降城陷大軍屠城三時乃止血流有聲車裂瓚五門以徇至泉州張世傑解圍去至潮州守臣馬發堅守不下唆都元帥棄而之惠州與西省呂師夔軍會合攻廣州城陷張鎭孫死之　大軍至次仙澳與戰得利等望南去止碙川

碙川屬廣之東莞縣與州治相對但隔一水　十二月景炎帝舟遷于謝女峽○元刻本作舟師遷景炎帝于謝女峽別本同惟脫師字陳宜中挾柂之占城○閣本別本挾柂作揮淚

戊寅正月遣舟師防遏海道　己酉唆都元帥自廣州回再攻潮州馬發固守凡半月至二月癸亥城陷馬發死之屠其城　二月大軍檄戊景炎帝由海道再回廣　三月文天祥兵出惠州海豐縣駐麗江　四月戊辰景炎帝崩于碙川

衛王本末

戊寅四月庚午衛王即位于碙川景炎帝既崩官將欲散獨尚書陸秀夫不可曰諸君散去可也度宗一子尚在將焉寘此古人有一成一旅興者今百官有司軍士亦且萬餘人若

天道未絕趙祀此豈不可爲國耶乃相與奉衛王即位于柩前　改元祥興時有黃龍升天　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文天祥少保　六月祥興帝遷于崖山崖山在海中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爲形勝之地乃屯駐於此　造行宮六月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起行宮三十間内正殿以楊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時官民兵除逃竄死亡外猶計二十萬多於船上住坐資糧取辦廣右諸郡海外四州　拘刷人匠蓋海院造船隻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罷　十月文天祥引兵至潮陽平羣盜人心翕然　大兵至崖山張萬戶舟師自海道入廣過崖山有龍橫海舟不得前射之雲霧晝晦遂退攻潮陽　姚良臣爲右丞

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張德爲殿前都點檢

十一月文天祥兵潰被執時元帥張宏範以水陸兵奄至潮陽天祥引避山谷行且數日宏範以輕騎直趨掩其不備天祥被執服腦子二兩昏眩久之竟不死越七日至帥營天祥踴躍請劍曰此吾死所也○別本作此吾死地元帥必欲以禮見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朮長揖而已或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爲國死何拜爾爲張知不能屈遂以平揖相見蓋歲除前三日也明年正月二日張元帥脇天祥下海州○別本作初十日至崖山元帥令天祥以書招世傑天祥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得乎有死而已不能從也乃作詩復命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閣本作芳心別本作芳名元刻

本作聲名忠國之心終始弗替元帥又謂天祥曰國亡矣政使殺身爲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各盡其心何論書與不書元帥爲之改容乃驅之過北道經吉州痛憤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十月至樞密院引問天祥酬對不屈繫獄月餘再引問愈不屈留燕經年至至元壬午朝廷賜死猶南面而跪念念不忘君父若是耶張毅甫負公骨殖歸葬至之日毋夫人之柩同日至自廣州人謂忠孝所感天祥年四十七而沒爲人豐下兩目烱然善談論有忠孝大節自起兵勤王以至高亭引見議論不屈忠肝義膽出於至誠聞之莫不興起驅之北行京口得脫間關萬死由海道還國赤手起兵又經三年江西之役大事幾集英雄無用武

之地卒以困敗或謂子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答曰○原脫上二字依別本補譬猶父母有病證已難療豈可聽其自斃而不求醫投之匕劑○別本匕作藥猶望其可以更生是烏可以成敗論哉所居對文筆峯自號文山爲文章未嘗屬稿引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指南吟嘯集行世妻歐陽氏亦守節而死天祥爲祭文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天上地下惟汝與吾天祥弟璧知惠州奉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歷廣西宣慰使天祥歎曰兄爲國弟爲家各行其志云　丁未葬昺炎帝于崖山已卯正月辛酉大元兵攻崖山張世傑不守山門集舟千餘作一字陣禦之而大兵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崖山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

方至行朝依山作一陣幫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張元帥至崖山港外停舟喚張世傑打話不從又令文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不從時陳宜中如占城乞師久不還○別本作久而不還張元帥語崖山人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且爲我所執汝何戰云約二月初六日大戰　二月癸未我師敗績大元軍絶其薪水道崖山人食乾飲鹹者十餘日皆疲乏不能戰大元軍乘潮而進兩軍大戰半日南軍大敗世傑乘霧雨昏冥擁祥興帝及楊太妃脫去丞相陸秀夫抱宋衛王赴海死陸秀夫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崖山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秀夫至此知無可柰何乃取舟中物悉沉之仗劍驅其妻子赴

水妻挽舟不可赴水秀夫曰而去○元刻本而作部怕我不來於是登御舟啟上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抱宋衛王俱投水中御舟一白鷴○別本作鳥奮擊躑躅哀鳴良久竟與籠俱墜水中內翰劉鼎孫侍郎茅湘吏部趙樵等溺者數萬張世傑奉楊太后以小舟奔四日遇大風舟將及岸矣舟人催舟師疾進○別本無師字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香至仰天呼曰我所以爲趙氏者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矣我奉皇太后走者庶幾彼且退○別本作待其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趙祀耳○別本趙下有氏字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祀者○別本趙氏下有之字則大風覆吾舟遂覆

宋得天下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蘇洵論勢亦謂惠褻而威不振賞數加於無功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理宗朝四川殘害三面被兵淮甸搔擾雲南有警左支右吾猶能扶持四十二年之天下度宗嗣位○別本句首有後字一國之事權姦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六服之上且如己未庚申渡江東南之危如一髮之引千鈞似道在鄂城下之盟許納歲幣而大元之師始歸似道乃欺理宗詭曰戰勝而歲幣又食前盟○別本作言大元遣使責償拘留眞州不報又遣使京湖而似道又留之漢陽之沌口始則請盟終則

背盟似道知之天下知之獨朝廷不之知爾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處非其據無休休有容之量忌嫉之念横於胸臆好訣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造土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吝軍務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非失人心之事人謀之不臧如此雖然國之興亡亦有天數與天理存焉爾邵雍著皇極經世書推明皇帝王伯之數有元會運世之說謂冬復爲春世復爲元今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爲元之數乎宋以周顯德七年受禪至十六傳

而幼君名顯改元德祐合顯德二字彰著於命名改號之間人不之覺豈非數之終於此乎前宋以丙午丁未而遭金禍推論五行者謂宋以火德王故能水勝火其後丙午丁未則上下兢兢以度厄運今以丙子丁丑歸大元豈非子者午之對丑者未之對而納音亦有水勝火之義乎宋有天下圖讖久有過唐不及漢之說漢四百一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六年宋自建隆庚申開基至德祐乙亥凡三百一十六年豈非過唐不及漢之應乎此天數之應如此宋太祖受周太后恭帝禪杜太后將終召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豈料三百年後似道貪權利於立幼卒

至覆國是亦其初取於孤兒寡婦之報也宋待柴氏最厚
事太后如母撫幼君如子恭惟大元待宋后幼君禮意尤
篤是亦其初待柴氏之報也國既爲宋柴氏族屬並無誅
戮崇義之封終三百年如一日今大元於趙氏族屬一無
所問亦其不殺柴氏之報也太祖之入京城兵不血刃市
不易肆列國諸郡聞風而降今大元兵鋒所至降者不殺
過江以來逆降恐後郡縣城邑市井依然是亦其初不妄
殺人之報也此天理之報者如此宋太祖生于丁亥以庚
申歲建國命曹彬平江南王師係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
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爲開寶九年今大元太祖聖武皇
帝亦生於乙亥以庚申歲即位命伯顏平江南大軍亦係

甲戌歲渡江以乙亥丙子而平江南丙子歲是爲至元十三年宋太祖得國之時有讖云十一卜八小下月十五團圞十六缺至幼君恰十六傳亦非偶然國之興亡係乎天數而亦關乎人才之盛衰太祖開基人才輩出列聖相承國致平治○別本致作政自王呂擅權章蔡用事小人夤緣爲奸或爲爪牙或爲鷹犬或號傳法沙門或稱護法善神釀成靖康之禍高宗中興倘無張韓劉岳之徒幾不可以爲國矣而有中興之臣無中興之君惜哉度宗以來內無賢相外無良將雖有忠良之臣反擯棄而不用束手待斃可爲長太息可爲流涕者也然忠節之士何代不有○別本作何代無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孟子曰捨生而取義信哉○原本此下至末並脫去依元刻本別本補蓋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主憂臣辱義在必死夫食君之祿死君之難不以生死易其節此誠烈丈夫也嗚呼故臨難守節者嘗足以動敵國之敬嘆盡忠義亦人心所固有也苻秦之攻晉也嘗嘆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已于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金人攻宋見李若水死節嘆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靖康之難五十餘人忠魂義魄至今耿耿斗牛間史書直筆安能為斯人隱今大元混一識天時而歸附者固皇帝之所嘉盡臣道而死節者亦皇帝之所重豈可棄而不錄哉其間死城郭封疆者固不能盡知其所知者若李芾死于潭

天祥死于北庭芝之死于兵唐震李昴發死于郡治江萬里徐應德鄧德遇尹穀赴水死謝枋得不食死朱浚仰藥死其他如姜才孫虎臣邊居誼牛皐范大順張漢英趙文義王安節馬堅馬發陳瓚朱立趙孟錦司馬夢求其中儒臣死節尤表表在人耳目間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吾於死節之士得二一人焉今數人者史氏亦當以歐陽之筆表而出之庶可發潛德之幽光云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姓名附中興通鑑之後觀第六卷首敘陳仲微抄錄二王事得自安南使人是亦當時野史而已是編體例略仿續中興通鑑而紀載頗與正史合惟李全之死謂至第三年修城見金甲方

知且全方圍揚州何至有入城觀燈之事未必非傳聞之誤也然其間是非褒貶略無偏護亦不愧爲信史云

乾隆六十年歲次乙卯三月上浣雲峰屈振鏞跋

作者不傳姓氏此元初人有心于舊聞者三朝之事大略盡于此矣喜其野史不廢可與正史參觀繡谷亭主吳焯

此書抄自　文瀾閣絕少傳本四卷中淳祐七年後闕四年事已言舊本之逸而魯魚之訛多不可讀道光癸未得見南海吳荷屋廉使所藏老友吳門五硯樓皇慶壬子刻本則所闕咸在喜而不寐爲讀一過補出四年事迹校正數百餘字而書始無疑義矣書以識幸七八

老八趙魏書

宋季三朝政要卷六終

宋季三朝政要跋

此書照文張氏刻入學津討源以文瀾閣本及舊藏鶴素好齋抄本校之大同小異其淳祐七年鄭清之薨入皆宛之句殊不可解張本遂改瓊爲薨案鄭清之薨在淳祐十一年張氏豈未檢宋史耶戊戌冬得趙晉齋手校本係据皇慶壬子刻本校補乃知淳祐七年鄭清之再入相至十二年余玠斬王瓊入皆宛之中脫千餘字以致兩入連文其餘字句亦與三本互有出入因以張本爲主而附列異同于句下其稱別本者抄本也稱元刻本者卽趙所據校本也校旣竣并附趙跋於簡末志所自來云辛丑仲夏錫之錢熙祚識